

說
林

集三十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通 俗 教 育 之 補 助 品

STEREOSCOPE SLIDES (CHINESE MADE)

幻 燈 影 片

教育部規定通俗教育章程。設有專條採用幻燈原
 欲攝取科學國粹。縮入影
 戲片內。以供校外補習之
 助。本館歷年從事研究。搜
 求各國圖畫。依法製造。前
 於青年會試演。光彩照耀
 頗蒙各界稱許。現在出品
 日多。益有進步。用敢出而
 問世。有志教育諸君。幸賜
 垂顧。茲將幻燈影片種類
 價目開列如下。祈注意焉。

幻 燈

三種

甲種大號

四十三元

乙種

三十八元

五 彩 影 片

八種

古今人物

十一張

孔林遺蹟

十六張

革命事實

三十五張

各省名勝

十六張

西湖風景

十張

上海風景

十二張

雜物
共計一百廿張。每張五角。
每打五元。十打四十八元。

林紓士
慶曉暉

名離

家

小

說

恨天

五
分
角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宜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冷紅
生著

金

會

小

說

陵秋

定贈
四角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

身惟小說

以譯述爲

多此書巧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社會述兩

軍戰軍則

慷慨激昂
敘才上美
人則風情
旖旎尤爲
情文兼茂
之作

寄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說

林

第十三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察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汕頭福州
福州廣州漳州桂林梧州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十三集目錄

戲迷夢

俠女郎

吳 蒼
檇 園

老看寶刀誅不盡盈廷宵小賣國的李完用。又到天朝仗天威。有一日君民同造好時勢。我不信狗命能逃。

咦……唱得嘎嘎叫啦。這齣什麼戲啦。瞧瞧看哦……原來是英雄淚。

正在凝神聽着。忽然間彷彿一片拍掌的聲音。吹笛的聲音。聲音入耳。好不高興啦。

哈哈。看官在下。這麼擊空而來。諸君不要說我唐突。我這好有一比。好比那做八股的風味。昂頭天外。眼光四射。這有一個名目的。叫做挺而硬。八股的家數拿來編小說。又腐敗。又是新鮮。這豈不是雙管齊下嗎。閒話不表。看官。你道這曲兒是誰唱啦。說來亦很奇怪。這人姓奚。單名一個美字。混名戲迷。是從前北京最有名的角兒。這戲迷先生的歷史談起來。話長得狠呢。他一家之中。公孫父子。婆媳。個個都講究聽戲的。今兒聽了。明兒又聽。日裏聽了。晚上又聽。聽了之後。回來睡着也唱。吃着也唱。走着也唱。簡直出恭小便時的時光。眼睛閉着。嘴裏也是哼着所

以祖傳到戲迷手裏就成了。一個積癖。倘若遇着這一日是個忌辰。他就十分難過。寢食不安。那副神情。猶如從前的書獃子。半癡半癩的。彷彿入了什麼魔障一般。因此大家送了他一個美號。叫做戲迷。論起他的家系來呢。却是個漢軍旗。自從他祖父手裏弄了個什麼蔭生國家。另外有恩餉給他。所以一代一代的可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並且豐衣足食的。源源不絕。漢殷不遺者因此無事可做。專門講究聽戲。至於上館子。逛窯子。那是一連三套的。可以不必多說了。加之那時光時勢又漸漸兒不同。局面越鬧越大。彼時就有許多臭肉同味的人。和他邀合一。路天天研究這個功課。誰知道越傳越多。越聽越精。便自然而然的成了一個大大的風氣。四城方高一尺並演出無數的戲迷。這戲迷的支族大約可分為三大派。第一北京最多。第二天津第三。就是上海。其餘那些小支派。不知其數。那知道事到如今。新舊交替。時勢變遷。這戲迷後代的生機。大大的不如從前活潑了。然而他生性已經成了習慣。斷斷乎是改不掉的。再加此刻聽戲的價目比較從前。

貴而又貴。所謂世界愈文明，愈發達。那家常日用，各色的用款，亦自然愈加膨脹。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這戲迷，出入不敷，急得無可如何。想要不去聽吧，無奈這兩隻腿，身不由主，一片心早已飛出門外。猶如戒鴉片煙一般，絕妙那怕家裏男盜女娼，他也是要吃的。甚而至於刀山劍海，他也要拚了命去試一試。可想要走去瞧瞧吧，又無奈家道中落，生計維艱，因此進退兩難。這戲迷先生的心理，越發比從前恍惚了。常言道：心有所思，夜則成夢。這便是戲迷夢的來歷。兄弟演說完了。諸君再聽下文罷。正是

昨宵暗度文明海，元化悠悠夢裏尋。

第二回 苦口婆心改良社會 借題寄慨喚醒愚蒙

看官且慢。大學上說道：紅樓夢不過大夢中一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在下且把這入迷的道理，先和諸君討論一番，以便大家研究研究。我想一個人腦筋中本來有一種天生的電氣，名為心電，又可叫做自然電。大概心有所偏，用這心裏的熱度高到極

點觸動了這種電氣便覺得這天地之間除了這一種主義之外再沒有比他好的外面的阻力愈大他那電氣促進力亦格外增大其實這裏面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他自己亦莫名其妙不過受了這心電的感覺自己處在被動的地位就不知不覺的被他激刺了即如古來的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近來那些烈士投海俠客行刺下而至於桑田野合竟可以鬧到男不婚女不嫁這些情形總而言之無論是正常的營爲詭僻的行徑到那極盛的時光猶如酒醉一般這都是那心電的主使所以這戲迷先生同此心理自幼兒受了家庭自然的教到了成人之後又受了社會上許多的習染所以就得了這一種特別的毛病以致于廢時失業耗財傷神幾幾乎影響及於天下演成一個昏昏世界諸君聽在下慢慢敘來自然明白。

但是還有一層在下編這本小說煞費躊躇雖是理想却處處都是眼前的事實不過對於那些做戲的人和那些專心聽戲的人未免有些不滿意的言論愛讀

諸君看到後來。或者亦不免有些疑難。所以在下。又不能不預先告罪一番。有的人指着我說。戲劇一門。是泰東西各國最注重的。那些愚夫愚婦。看到那入神的時光。可以引動他的忠君愛國之心。做戲的人。一片婆心。捨身提倡。他所演的事實。都是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的。所以改良戲曲。為教育的補助品。比那小學堂教習的功勞。還大。我們中國的人。大概識字的。狠少。從前科舉時代。無所謂教育。近來所謂國民教育。又還不曾實行。普及那些下等社會。目不識丁的人。不知其數。所以現在各大老。斷斷提倡你為什麼。不滿意呢。在下連連答道。是又有的。說道。戲劇不但于教育上有益。於近今商務上。更有莫大的影響。并且於貧民生計上。還有密切的關係。你信口胡說。豈不是破壞局面嗎。况且這聽戲一層。又沒有人威逼。你有錢。有工夫。就去聽聽。不然也就罷了。這又何必。要批評他呢。在下亦連連答道。是。是。不錯。不錯。啖諸君呀。你且聽他們所駁的話。在下。不但是不敢違拗。并且心悅誠服。十分的崇拜他。但是無論斷件什麼事體。說起來。總要

合着兩方面纔可以定他的。是非曲直却不能聽一面之詞。實大有法官請問現今中國的戲劇是不是真正改良。以改真二字不通所所演的事實不是虛無縹渺便是妖冶誨淫。例如「翠屏山」「貴妃醉酒」「小上坟」「賣胭脂」之類是不是於人心風俗上有改良的關係。那些通商碼頭聽戲的人究竟何等。人最多。那真正不識字的人能有幾個去聽。所謂各大老提倡是不是爲改良風俗補助教育起見。還是爲營業起見。至於所謂關係商務一層在下却不敢不附和。抽菸然而說是爲貧民維持生計。這句話在下却又不肯十分承認。請問那茶園之中能容得貧民若干。如果可以容留。養活那習藝所可以不辦各項工廠。可以不立再說到聽戲一層。本來是無人威逼。然而卻是不威逼的威逼。痛快語不然請問那鴉片煙是那個威逼你吃。現在國家禁得十分嚴厲。爲什麼還有人偷吃呢。再請問諸君這吃鴉片煙的或者還可以說他有癮不能不吃。是其心多半爲什麼那替死的紙捲煙大家又拚着命去吃呢。較兄弟六年前在通州做了一篇鴉片煙與紙捲煙之比

聽說近來進口的數目比從前鴉片煙還多。這又是那個威逼你呢。無非是三朋四友擺架子充闊少罷了。平心而論我們中國的人大半不曾受過良善的教育。所以凡事只貪眼前快活。不顧後來的苦楚。旁的不必多說。只說這聽戲一端。什麼大人啦。大老爺啦。老大人。老太太啦。太太姨太太啦。少爺小姐啦。次之先生們啦。大老板啦。大約總是這些角兒居多。因此所謂吊膀子啦。結姘頭啦。衆口一詞。大家都傳爲笑話。相習成風。不以爲怪。這難道還是兄弟胡說嗎。不過賢愚不能一概而論罷了。聽戲之後。便三三兩兩的。你學楊小樓。我便學叫天兒。謂此之並且字斟句酌的。掙開嗓子來高唱。而過連五六歲的小孩子。都考究能哼幾句。想那腦筋中彷彿都中了戲毒。一般請問諸君。這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正是世俗惱人談不得。一家一個小伶兒。

第三回 談戲劇追原禍始 論改革借證他邦

再說那做戲的人呢。近來伶界的身分比較從前不止高似十倍。因爲有些老爺

們。和。些。留。學。生。雜。在。裏。面。借。着。改。良。兩。個。字。做。個。門。面。大。家。便。另。眼。的。看。待。他。其。實。無。非。是。形。式。上。改。良。注。意。的。還。是。面。目。漂。亮。中深得此各。人。多。辦。幾。件。行。頭。因。此。鬧。出。許。多。不。尷。不。尬。的。事。體。來。各。處。報。紙。上。和。他。揭。曉。出。來。大。書。而。特。書。曰。淫。伶。這。是。人。人。知。道。的。亦。無。庸。兄。弟。表。述。所。以。據。我。的。愚。見。中。國。無。論。什。麼。事。不。必。說。改。良。先。要。改。良。人。心。這。是。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件。我我沒有心你你。看。同。是。一。件。事。體。外。國。人。做。出。來。便。有。許。多。的。好。處。中。國。人。學。了。不。但。無。益。并。且。貽。害。多。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卽。此。唱。戲。一。端。已。屬。是。區。區。微。末。不。過。千。萬。分。之。一。然。面。追。想。起。來。害。人。已。不。在。少。數。諸。君。不。嫌。煩。瑣。且。容。兄。弟。把。這。個。題。目。的。原。由。索。興。談。個。痛。快。何。如。呢。想。我。中。國。自。從。夏。朝。以。來。桀。王。無。道。到。處。搜。羅。倡。優。做。些。奇。奇。怪。怪。的。戲。法。這。便。是。我。中。國。做。戲。的。始。祖。後。來。周。穆。王。叫。人。做。了。個。木。偶。名。爲。傀。儡。能。登。場。歌。舞。襄。王。用。了。那。陳。氏。鮑。氏。一。派。的。人。進。爲。優。伶。以。至。於。楚。國。有。優。旃。晉。國。有。優。孟。優。施。這。都。是。刮。刮。叫。的。名。角。兒。到。了。唐。明。皇。手。裏。就。大。大。的。發。明。弄。了。三。

百多子弟在什麼梨園裏教他唱。戲堂上的站着唱，堂下的坐着唱。那總算是快活得了。不得啦。誰知道樂極悲來到了。天寶末年安祿山反到長安來了。打破京城。一古腦兒把他弄到洛陽去。你想那劍門道上。唐明皇好不可憐嗎。這是我們前朝一個大大的龜鑑。領一再說那外國呢。古羅馬國總算是一個大國啦。你看他的歷史自從五百一十五年就是我們中國秦始皇八年他國裏纔有戲劇起手的時光。不過借此敬敬菩薩求他保佑禾苗發達牛羊蕃盛而已。這亦不過一種迷信。中國近日鄉間後來到了六百九十六年就是中國漢宣帝神爵四年。這一年之中羅馬就造了兩個大大的戲園。裏面可以容得十五萬多人。哈哈。你想大不大啦。然而聽戲的人却還要早。早的去佔一個座位。稍爲遲點就無地可容。甚而至於擁擠送掉性命的那些唱戲的角兒。起首不過是些奴僕之類。後來漸漸開通。有些貴家大族亦歡喜扮演。大戲中於是乎風行一世。大概全國的百姓都歡喜聽淫詞。遇着悲壯蒼涼的戲曲。便高聲叫道。熊來了。熊來了。這個名詞無非故

意打岔叫他進去不願意聽的意思。至於那些富貴之家有什麼喜慶的事體儘可以自由呼喚叫他回家堂唱。這是大羅馬國的國制有歷史可以對證的。並不是在下杜撰看官你想羅馬國從前何等的威風。據我中國的歷史說起來從前漢并羣雄算是威震華夏然而拿外國的歷史來比較羅馬并列國亦算獨一無二。這都是中外的歷史上一個大大的關鍵爲什麼這一千幾百年的大國竟輕輕悄悄的被意大利奪了呢。到今兒地方沒有一寸百姓沒有一個不過僅僅的留了一個皇名空文傳教。想起來不狠可怕嗎。你看他國裏彼時的風俗民情和我中國近日的情況有多少分別。這不又是一個大大的龜鑑嗎。所以在下這麼上下思量了一番。假如一國之中上上下下的人都是荒游無度流連聲色欺蒙粉飾以爲是歌舞太平。大家都不務正業不求實際。在下不敢恭維。恐怕總不見得是昇平氣象。……簫韶不作大武云亡。鄭聲佞人洋洋盈耳。這戲迷先生醉生夢死只怕就是全體的代表了。閒話敘完言歸正傳。

話說這戲迷先生那一日坐在家裏遇着一個忌辰大小戲園都是關門閉戶實在煩悶的了不得便倒在睡椅上。一面手裏拍着板。一面高聲唱着。不一時覺得身體非常之疲倦彷彿來了一位極相熟的朋友却一時想不起姓名來。拉他出去一同走出門外亦不知道坐的是轎車是騾車非常的快速不多一刻到了一個極熱鬧極寬大的所在。抬頭一望十分驚訝正是

天公也解逢人意。恭迓先生入紫微。

第四回 游天宮大開眼界 觀世局別有心腸

却說戲迷四面一望只見樓上坐着無數的女子打扮得體體面面桃腮杏臉十分妖嬈。個個嘴裏都是叭着紙煙。內中有些老婦人家却是含着一枝旱煙袋。身邊擺了些時新水果。泡了幾壺茶。還有些帶着紅大帽的男子。漢面目都漂亮得狠。跑上跑下的不知道忙些什麼。再往樓下一瞧。哈哈。一刻兒功夫來了無數的官人。老的少的光頭禿腦的寬袍大袖的不知其數。一時間說話的聲音叫喚的

聲音笑哈哈的聲音。咳嗽的聲音。吐痰的聲音。揪鼻涕的聲音。加之還有些叫賣的聲音。東邊一句來。西邊一句去。這一種齷齪腐敗的氣息。幾乎把耳朵都震響。腦筋都鬧昏了。（續）再向正中前面一看。中間掛着一塊橫匾。是（詩云於戲）四個大字。旁邊嵌着一副對聯。上句是「到甚麼地步說甚麼話」。下句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正柱上又掛着一副說道（來日大難聽叱咤一聲都呈惡象。壯懷未已問鬚眉幾輩同此傷心）。戲迷仔細這麼瞧了一番。對那人說道。這不是戲園嗎。今兒是個忌辰。爲什麼還准唱戲呢。那人道。這是天上唱戲。不管你們凡間的事體。戲迷聽了喜道。哦。這麼說來。當真有個霓裳之樂嗎。我從前只聽說。唐明皇遊月宮。我今兒也算是遊天宮了。話言未了。只聽見戲臺上笙簫管笛的聲音。一齊大作。霎時間紅的進。綠的出。描不出的金縷曲。寫不盡的滿江紅。戲迷聽到那得意忘言的時候。忽然把那桌上一拍。叫道。好嗎……那人吃了一驚。問道。閣下聽聽。這戲比你平日聽的。何如啦。戲迷答道。這個好極了。兄弟從前在

北京。的。時。光。聽。那。叫。天。兒。的。戲。以。爲。是。無。以。復。加。了。那。知。道。貴。處。竟。有。許。多。不。出。名。的。叫。天。兒。真。正。是。名。歸。天。上。了。那。人。聽。了。叫。天。兒。三。個。字。呆。了。半。晌。問。道。閣。下。所。說。的。叫。天。兒。兄。弟。亦。聞。名。得。狠。但。是。他。的。好。處。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戲。迷。道。這。個。嗎。兄。弟。倒。亦。說。不。出。不。過。他。的。曲。兒。自。然。而。然。的。引。人。入。勝。妙。在。聽。入。耳。朵。裏。樂。融。融。的。談。在。嘴。巴。裏。爽。快。快。的。人。家。聽。了。他。的。戲。就。恍。惚。吃。了。醇。酒。一。般。醉。了。都。不。知。道。的。所。以。嗜。們。北。京。唱。戲。只。要。小。叫。天。登。臺。那。怕。價。目。漲。到。十。吊。八。吊。都。是。情。願。的。價。錢。越。貴。聽。的。越。多。有。時。候。什。麼。公。館。裏。或。是。做。什。麼。生。日。開。演。堂。戲。如。果。有。了。叫。天。兒。在。內。那。就。算。是。闊。氣。之。極。所。請。的。大。人。先。生。們。亦。自。然。個。個。都。會。到。了。或。者。叫。天。兒。出。京。去。了。也。要。弄。幾。個。和。他。不。相。上。下。的。角。兒。來。撐。撐。局。面。叫。天。兒。出。起。門。來。坐。的。是。四。輪。馬。車。伺。候。的。人。不。知。其。數。大。人。們。的。賞。號。起。碼。總。在。幾。千。兩。你。想。想。他。的。身。分。何。如。這。便。是。他。的。好。處。那。人。點。點。頭。答。道。閣。下。說。的。話。一。點。兒。不。假。我。從。前。亦。聽。見。說。過。的。但。是。兄。弟。有。一。句。笑。話。現。在。你。們。北。京。的。

人。個。個。都。把。小。叫。天。兒。當。老。子。看。待。我。想。你。們。世。上。沒。有。百。年。不。死。的。人。如。果。叫。天。兒。一。朝。死。了。後。來。打。算。那。個。承。繼。他。呢。大。概。你。們。世。上。的。人。有。一。種。毛。病。聽。虛。不。聽。實。買。假。不。買。真。假。如。說。這。個。人。好。便。說。得。天。上。無。二。地。下。無。雙。一。朝。說。他。不。好。又。說。得。狗。屁。又。狗。屁。一。文。都。不。值。得。其。實。大。半。都。是。以。耳。代。目。信。口。瞎。咬。猶。如。狗。吠。一。般。沒。有。一。定。的。主。腦。即。如。你。說。的。叫。天。兒。他。大。家。都。說。他。好。固。然。是。好。最。可。笑。那。知。音。的。人。佩。服。他。了。不。得。那。些。馬。屁。不。懂。的。人。亦。歡。喜。評。論。幾。句。戲而巳

說作者之眼
光四射矣 只。要。一。朝。聽。了。他。的。曲。兒。便。以。爲。榮。幸。之。至。說。那。曲。兒。如。何。的。起。點。如。何。的。頓。跌。如。何。的。收。束。台。步。如。何。的。自。然。唱。法。如。何。的。爽。脆。我。實。在。好。笑。之。至。心。想。有。一。比。好。比。你。們。凡。間。做。官。的。人。花。了。幾。個。錢。買。了。一。個。芝。蔴。官。到。省。候。補。碰。着。初。一。十。五。上。起。衙。門。來。可。憐。站。班。伺。候。好。容。易。等。着。了。一。排。幾。十。個。一。齊。說。道。稟。大。人。的。安。其。實。坐。位。都。沒。有。他。還。敢。放。一。句。屁。嗎。然。而。他。出。來。對。着。轎。班。家。人。說。起。話。來。噁。子。亦。大。了。氣。勢。亦。雄。壯。了。遇。着。那。些。外。行。或。是。種。田。的。做。生。意。買。

賣的或是自己的老婆姨太太他便說得天花亂墜說某大人如何器重他某大人如何優待他其實餓了半天站了半天他偏偏出來要這種窮臉你想那些假時髦故意贊嘆叫天兒自以為知音的和這個比較起來不是大同小異嗎蘇帶酒

塊強想見作
者不平之處正是

本來肉骨何曾去。也學班門弄斧來。

第五回 鐵拐李居然官派 金羅漢假作威風

那人這麼說了一番戲迷坐在旁邊定神把他望了一望說道：「……你老哥是天上的人怎麼把我們凡間的事體找得這麼清清楚楚啦。真是奇哉怪哉。那人笑了一笑說道：「哈哈，你老哥不認得我了嗎？我却認得你。今兒難得到此可以寬住幾天。舍下離這兒不遠。回兩戲完了。陪你過去坐坐。我們慢慢再談罷。」不知戲生到戲

戲迷恍恍惚惚的心中沉吟了半晌。想道：「這纔把我鬧糊塗了呢。難道天上還有我的朋友嗎？說話之間，只見那些聽戲的人紛紛的向外走。那人起身說道：「戲快

完了。我們出去罷。回頭人太多了，怕擠不動呢。戲迷一而起身，一面問道：你們天上難道也同凡間一樣嗎？那人道：這不是一樣嗎？此刻還算是改了良呢。說着拉着戲迷的手，又道：此地你沒有到過，我陪你一路逛逛罷。走不多時，似乎轉了幾個灣兒，只見前面有幾所高大樓房，十分雄壯。戲迷指道：那是什麼地方啦？那人答道：這是鐵拐李的衙門辦公事的所在。戲迷怪道：呀……我聽說鐵拐李是個他家會變化時而做人，時而裝鬼，難道他也學做官嗎？我想他那副尊容實在不像個官架子，行走都不便，何必討這個煩惱？這真是他的八字好嗎？那人笑道：閣下不要見氣，你真是少見多怪。你們凡間有句老話，說道：說做官的人快活似神仙，不就是這個出典嗎？做官的人自然都會變化，就是你們做百姓的和人家交涉往來當面是人，背面是鬼，亦無非學的。這個神通這有什麼希奇呢？你說他行走不便，他從前在衙門裏當差學習行走多年，此刻也用不着行走了。即如你們凡間的官府，他明明四體周全，他爲什麼出門要人抬着走呢？所以無論人間

天。上。大。致。總。差。不。遠。的。只。要。有。官。做。莫。說。是。行。走。不。便。就。是。眼。睛。瞎。了。耳。朵。聾。了。都。不。礙。事。的。再劉生四至。於。面。目。一。層。那。更。可。以。不。必。考。究。不。然。那。面。目。可。憎。的。人。甚。於。鐵。拐。李。的。他。不。一。樣。做。角。兒。嗎。戲。迷。道。你。老。哥。這。個。話。我。却。真。真。不。懂。人。沒。有。眼。睛。耳。朵。討。飯。都。不。中。用。還。可。以。做。官。嗎。這。真。是。你。們。天。上。的。官。制。與。我。們。凡。間。不。同。啦。那。人。道。我。這。確。確。乎。有。道。理。的。話。你。想。做。官。的。人。無。論。大。小。事。體。都。是。要。倚。着。旁。人。的。小。而。言。之。吃。飯。可。以。不。喂。睡。覺。可。以。不。搖。其。餘。那。一。樁。那。一。件。不。都。是。辦。得。現。成。的。嗎。何。必。要。自。己。的。眼。睛。耳。朵。呢。戲。迷。道。錯。是。不。錯。我。總。不。敢。十。分。相。信。你。可。能。帶。我。進。去。瞧。瞧。我。可。以。借。此。考。察。考。察。或。者。亦。可。以。抵。得。出。洋。游。歷。了。一。番。那。人。聽。得。出。洋。兩。個。字。半。响。不。曾。開。口。似。乎。觸。動。了。他。的。心。電。一。般。慢。慢。的。說。道。這。個。啦。我。却。不。敢。贊。成。兄。弟。說。話。却。是。愚。魯。得。狠。你。老。哥。想。借。此。考。察。的。名。目。回。去。騙。個。官。兒。做。做。是。不。是。啦。說。得。戲。迷。臉。上。十。分。難。過。頓。時。無。言。回。答。那。人。又。說。道。兄。弟。和。鐵。拐。李。算。起。來。亦。是。同。事。他。那。衙。門。裏。我。就。帶。你。去。瞧。瞧。亦。無。

所不可。但是此刻一則鐵拐李還沒有進衙門。二則目下的風聲不好。設我惹出亂子來。豈不是對你不住嗎。戲迷道。此刻天色將晚了。那裏還沒有進衙門嗎。我和你規規矩矩的進去。又有什麼亂子呢。那人道。我們天上的情形。不是輕易把人知道的。天上最講理的地方。然而却處處不講理。做官的人。挨到下午出門。這是常事。不必多說。至於鬧亂子。一層却一言難盡。因為我們上界自從那年孫悟空大鬧之後。個個都嚇得屎尿常流。甚至於月宮裏樹葉落下來。都惟恐打破了頭。所以差不多的人。碰得不妙。被他捉住了。不是斷頭。就是坐天牢。簡直鬧得昏天黑地。這個兄弟亦不便深談了。戲迷聽了。連連點頭說道。哦。難怪了。我看見那些十八羅漢的現形。大半都是做夢。有的對着說笑。話有的對着太陽捉虱子。還有的弄蛇爲樂。彷彿和咱們北京那些提雀兒籠的一般。這等風氣大半都是講民要設法禁止爲是原來都是吃飯不做事的。更有那三十六天尊。年紀輕輕兒。都是威風凜凜的。滿身盛甲。算是整軍尙武的模樣。其實都是一肚的草包。妙妙咳。你們上界是這種腐

敗的內容把我們凡間看破了。不是氣斷肚腸。就是笑脫牙齒。爲什麼不着實改良呢。正是

古今那有霄壤別。天上人間一例看。

第六回 天上天神仙怪狀 夢中夢舊雨懽迎

那人聽了戲迷的話。說道。唉。我們彼此本來有天人之分。照例說起來。天機不可洩漏。但是今兒邂逅相遇。總算是三生有緣。加之近來的辦法。大家都提倡天人共主。我亦不瞞閣下。想我上界自從盤古初開的時候。雖然是渾渾噩噩。似乎還有一種清明之氣。近來被那八個神仙漂海回來。什麼改良改良。簡直把一點兒天良都改掉了。因爲何仙姑亦在其內。於是乎女界自由行動。這個風氣一開。女媧氏借着什麼煉石的新名詞。欺蒙上帝。所以越弄越不對。甚至於嫦娥私奔。叫什麼自由結婚。竟膽敢跑到宮裏偷了王母娘娘的仙丹。鬧了許許多多笑話出來。所以此刻玉皇大帝弄得騎鶴不能下背。舊又不能舊。新又不得新。只好是空

口。改。良。聽。那。上。入。洞。的。神。仙。自。由。擺。佈。最。可。歎。者。近。來。三。十。六。天。尊。有。名。無。實。個。個。都。要。聽。雷。部。的。命。令。叫。做。一。手。遮。天。所。以。那。些。風。師。雨。伯。弄。得。無。可。如。何。雨。也。不。時。暘。也。不。時。鬪。得。一。塌。糊。塗。簡。直。是。不。堪。聞。問。了。戲。迷。點。頭。答。道。唔。不。錯。照。你。老。哥。這。麼。說。來。難。怪。我。們。世。界。上。今。年。各。處。遭。水。荒。幾。幾。乎。沒。有。一。塊。乾。土。這。就。是。吃。得。你。們。天。上。的。虧。了。你。們。天。上。的。人。瞎。七。瞎。八。的。糊。塗。鬧。却。教。我。們。凡。間。人。吃。苦。這。還。成。個。天。理。嗎。那。人。笑。道。這。個。却。是。天。意。我。們。亦。不。敢。干。涉。你。老。哥。既。到。天。上。來。了。何。妨。竟。去。直。接。問。他。呢。真個戲。迷。聽。了。這。話。信。步。前。走。似。乎。惹。動。了。一。肚。的。牢。騷。真。個。想。前。去。問。他。一。問。忽。又。想。道。如。果。天。公。不。開。眼。或。是。不。開。口。又。待。如。何。呢。正。在。疑。惑。那。人。笑。道。這。個。不。礙。事。的。你。只。管。大。膽。前。去。我。們。本。國。人。限。於。資。格。不。敢。干。涉。你。是。外。國。人。儘。可。出。入。自。由。他。不。但。是。不。敢。得。罪。你。還。要。好。好。的。保。護。你。招。待。你。呢。天上人間戲。迷。問。道。這。個。果。然。嗎。答果。然。問真。的。嗎。答真。的。千。真。而。萬。真。的。於。是。二。人。一。直。往。大。路。前。進。走。不。多。時。那。人。把。他。一。把。帶。住。笑。道。到。

了。到了請進去罷。戲迷抬頭一望，彷彿一所公館門面，便問道：「這是到了天宮了嗎？」那人笑道：「你身居天宮，還問天宮，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這便是寒舍妻孥之所。你老哥真個想問天嗎？」戲迷恍然大悟，笑道：「哦，原來到了仙府了，理當登門拜候。」便一齊走了進去，到了大廳上，作了一個揖，分賓主坐下。那人便隨口叫道：「來，只見那廳下無數的聲音答道：『嗜不一時，敬了茶，遞了煙。』一切的情形似乎都與人間無二。戲迷把那眼角兒左右瞧瞧，看那雕梁畫閣，瓊樓玉宇，做得十分華麗。坑榻上面擺設的物件，都是秦漢時代的金玉古玩，壁上掛的字畫，有唐寅的虎，趙子昂的馬，王羲之的字，有黃山谷的山水，恽南田的翎毛，花卉四面看了一看，覺得眼界開拓，胸襟寬展，想道：「我這不是做夢嗎？」夢中這種嫵媚福地，我何以得到呢？」猛然間子細定神一想，說道：「我這分明是到了天宮，還在這裏說夢話。心中正在這麼左思右想，忽聽見那人請道：『我們隨便吃茶吧。』戲迷連連答道：『請請隨。』又接着問道：『閣下的聲音面目想起來實在爛熟得狠，一時竟忘懷了。請問貴姓。』

台甫我們從前是不是會過的嗎？那人亦笑了一笑，說道：你老哥真是善忘了。兄弟不是某人嗎？戲迷聽了哈哈大笑，答道：哦，原來是某先生，這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多多失敬了。爲什麼一別幾年，閣下竟步登青雲，又做了一代的活神仙？這纔是前世敲了木魚，不知幾生修到啦。

俗人口吻

看官且慢這麼糊里糊塗的猜了。半天的悶葫蘆，究竟那人姓甚名誰呢？原來他也是凡間超昇的姓辜名忠。從前在北京游手的時光，和戲迷是天天聽戲的朋友。後來受了社會上的激刺，便一頭跑到東洋，做了幾年留學生。因爲感懷時事，一肚的牢騷無處發洩，便跳入東海，死了龍王。看他死得可憐，便把他上奏天庭。玉皇傳旨下來，派他當了一個巡邏使者，猶如地上的巡警官之類。恰好那日是他值日之期，碰着戲迷的游魂，所以一見如故，便把他挽了上來。這是辜忠前生大略的歷史，姑且不提。正是

巴山未必無因果，曾記當年話雨來。

第七回 話前緣天宮黑暗 敘往事大海浮沈

且說辜忠聽了戲迷的話長嘆了一聲似乎有萬斛愁腸的模樣亦不見得天上說道。唉。你老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羨慕我嗎。我却又羨慕你呢。比如凡間的百姓。個個都羨慕做官的人。其實做官是一件最苦的事。所謂留芳難。遺臭亦不易。又比如那些窮大哥。羨慕有錢的人。其實錢多了。也是一件最苦的事。所謂無錢難活命。多錢是禍胎。卽如談我們天上的情形。從前是何等森嚴。自從那鄒衍談天之後。小而言之。窺天大而言之。罵天。於是乎不得已。大開天門。講究那大同主義。誰知道那上八洞的領袖神仙。和那中八洞下八洞的羣仙。不對頭。簡直一毫不肯融洽。你向東拉。他向西扯。近來越弄越糟。又出了一個天橋的大問題。那些鴉鵲之類。不肯服從那天仙的命令。一班道地烏合之衆。反抗起來。越聚越多。關得玉皇知道了。馬上就派了天兵。天將。帶了八路的人。馬前去勦辦。誰知道派了幾個瘟神。得令他的心肝都被天狗吃掉了。可憐。殺得血滿天河。連累一班無辜。

的麻雀兒都嚇得藏頭縮尾。所以兄弟此番奉了玉皇的命令前去查看。查看只怕這件事體一時不得了。局呢戲迷道。這麼看起來。你們天上的日子果然不見得快活。難怪從前做詩的人說道（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可見得什麼光天化日。什麼和風甘雨。什麼景星慶雲。這一派的話都是哄人的。我今兒纔明白了。但是我有一句話請問你。我聽說你們上界天顏咫尺。算是第一善之區。例如李洞賓大仙是上八洞的角色。身居顯要。總算是無上的資格。貴重的身分。啦。爲什麼他同何仙姑明目張膽的交通往來。不顯見得有不法不正當的行爲嗎。這個行跡可疑。若在我們下界。早已把他當革命黨辦了。你今兒身任稽查之責。置之不問。豈不是有負責任嗎。他後來又調戲牡丹。居然傳播人間。迷惑凡間子弟。一之爲甚。豈可再乎。如此上干天紀。擾亂天庭。竟靦然高高在上。居之不疑。還有那韓湘子一個佻達子弟。乳臭小兒。不過面目生得漂亮些。靠他祖上韓昌黎一點兒餘蔭。他亦儼然身居仙界。玉皇大帝用了這班滑頭大仙。上下

其手蒙蔽天聽。這亦難怪。那些烏合之衆，不肯甘心服從。不然烏鵲填橋，這是他應盡的義務。況且這班奴隸性質的東西，他又何敢卵石相爭呢？辜忠聽了，答道：你老哥這番話，真可謂洞中肯綮，可算得有半仙之體。將來有人提拔，或者亦可以望超昇。戲迷笑道：你不要拿我開心罷。我還是做我的陸地神仙爲妙。依你所說，天上的情形，我也領略一二了。彼時二人這麼談談說說，不覺得過了一天。當夜無話，到了次日，辜忠又邀戲迷出去聽戲。說道：今兒我帶你到廣寒宮去瞧瞧罷。這裏面的角兒，比昨兒又是不同大半。都是十六七歲的姑娘們，和那十七八歲的官客們，混在一堆，名爲男女合演。又叫做陰陽交戰，差不多的人，瞧見了那心花兒，八字開連，做夢都想去聽呢。戲迷道：這個我瞧過的，是不是髦兒戲嗎？辜忠道：正是那一類的做法。但是我們天上此刻愈出愈奇，所謂此曲只應天上有，只怕你們世界上未必見過呢。例如唱賣胭脂男的，確是男的，女的真正是女的，當着那萬衆之下，動手動腳，做出那副神情來，眉梢欲語，眼角傳情，就是

六七十歲的老頭兒也啞嘴弄舌的叫好不迭。你想何如啦。戲迷聽了喜得手舞足蹈。說道：這麼說來良緣不可錯過。就借重你的大力帶我去見識見識罷。二人說着笑着。於是戲迷一面動身。一面又拉着辜忠說道：兄弟這番幸福不淺。只可惜生了一雙肉眼。猶如鄉下老兒進城一般。諸事都要閣下指教。指教我想你方纔說的那髦兒戲。這種風流放蕩。照理說起來。你們天上算是人間的模範。觀瞻所繫的地方。將來上行下效。不怕敗壞風俗嗎。竟可以不禁嗎。正是

我來一破人間例。男女何妨一例看。

第八回 眞權利高談義務 鬼學生獨占便宜

辜忠聽了把頭一搖。說道：唉。豈但是不禁而已哉。他還要明的保護。暗的提倡。他一則那些大老官個個都歡喜這一道。二則我們的辦公費全靠他們出生。意纔可以抽點厘頭供給供給你們。世界上大概也是這種辦法。你那不知道嗎。戲迷道：那未必吧。我却找不清楚。辜忠道：你是一品大百姓。自然不狠關心。然而

我雖是天上人，你們凡間的骨髓，我們都可以瞧得見的。不過天欺人人欺天，大家敷衍得過去也就罷了。卽如你們北京近來，是不是唱夜戲嗎？戲迷道：不錯，那是盡義務的聽說。所有的戲資都是歸公家使用，或是助賑，或是補助那些慈善的事體，涓滴歸公，熱心公益，這可算得是做好事啦。辜忠淡淡兒笑道：「好事固屬是好事，當真是盡純粹義務嗎？果然是熱心公益嗎？」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名目是義務，只怕骨子裏還是利務呢。他不說是義務，又怎好破例呢？然而那些官府却也明知之，故爲之。只要大家都從中混得幾文，平平安安的不要鬧事，公私兩便，他又何樂而不爲呢？所以我所以不願意活在世上，也是因爲這許多的事體看得十分不平。我以爲最可惡的這義務兩個字，大家七拉八扯的瞎用，無論什麼事，你也是盡義務，他也是盡義務，并且還有討件事來做做的也叫做盡義務。面子上總算是熱心啦。然而口邊上說的是四萬萬同胞眼眶裏却只認得一個宣統元寶，其實平心而論，無論天上天下，斷沒有能枵腹從事的人。縱

使。他。個。人。能。盡。義。務。他。家。中。有。老。下。有。小。難。道。都。做。了。活。神。仙。可。以。吸。風。喝。雨。嗎。如。果。不。顧。老。小。他。真。正。肯。盡。義。務。這。等。人。的。心。理。不。是。陳。仲。子。便。是。王。安。石。你。相。信。不。相。信。呢。所。以。依。我。說。天。下。事。有。義。務。就。有。權。利。有。權。利。就。有。義。務。倒。不。如。痛。痛。快。快。的。就。說。是。勞。者。勞。之。豈。不。是。正。大。光。明。的。辦。法。嗎。他。偏。偏。要。這。麼。鬼。鬼。魅。魅。的。借。義。務。做。個。門。面。暗。中。却。弄。了。實。實。在。在。的。照。此。說。來。那。許。多。妓。女。接。客。也。可。以。算。得。義。務。了。那。挾。妓。飲。酒。的。主。兒。把。錢。用。在。妓。女。身。上。養。活。他。們。一。發。可。以。說。得。義。務。了。戲。迷。聽。得。撫。掌。大。笑。說。道。多。設。女。閭。可。以。振。興。商。業。如。何。不。是。義。務。但。是。你。這。種。神。仙。說。這。種。俏。皮。話。這。亦。算。是。太。尖。刻。啦。我。想。你。從。前。出。洋。的。時。光。那。東。京。吉。原。的。地。方。是。最。有。名。的。所。在。這。個。義。務。你。想。必。總。盡。過。的。啦。現。在。到。了。天。上。尚。且。如。此。辜。忠。笑。道。你。却。來。挖。苦。兄。弟。了。兄。弟。的。脾。氣。生。平。崇。拜。的。是。磊。磊。落。落。的。真。丈。夫。痛。恨。的。是。規。行。矩。步。的。偽。君。子。你。想。那。古。今。來。有。用。的。人。物。逢。場。作。戲。何。嘗。不。研。究。一。個。情。字。只。要。懂。得。發。乎。情。止。乎。義。那。便。是。英。雄。的。基。礎。所。

謂。只。管。風。流。莫。下。流。這。是。大。有。道。理。的。話。至。於。那。些。僞。君。子。呢。他。却。不。然。口。裏。教。那。些。做。官。的。什。麼。整。官。方。啦。做。百。姓。的。什。麼。正。人。心。啦。其。實。他。自。己。家。裏。那。些。姨。太。太。丫。頭。們。弄。得。烏。焦。巴。弓。的。無。從。整。頓。他。睜。開。眼。睛。兒。吃。屎。他。還。說。他。是。君。子。人。呢。戲。迷。聽。了。這。番。話。心。中。十。分。佩。服。便。亦。無。言。回。答。說。話。之。間。不。覺。得。又。走。到。一。個。什。麼。所。在。定。睛。一。望。說。道。那。是。不。是。廣。寒。宮。嗎。那。門。口。站。着。幾。個。人。是。不。是。天。上。的。金。童。嗎。辜。忠。道。不。是。不。是。那。是。我。們。天。上。辦。的。學。堂。那。幾。個。年。輕。的。人。叫。做。鬼。醜。學。生。戲。迷。道。呀。你。們。天。上。也。辦。了。學。堂。嗎。做。得。真。真。華。麗。啦。我。和。你。進。去。參。觀。參。觀。可。不。可。呢。但。是。學。堂。何。必。這。種。華。麗。又。爲。什。麼。叫。做。鬼。醜。呢。辜。忠。道。這。個。嗎。從。前。本。來。沒。有。這。是。不。多。年。所。發。明。的。大。概。這。等。學。生。都。是。上。八。洞。那。些。仙。家。的。子。弟。其。餘。的。人。却。當。不。起。這。鬼。醜。兩。個。字。這。無。非。是。玉。皇。大。帝。的。恩。典。特。別。優。待。他。們。的。這。種。闊。綽。的。門。面。聽。說。是。學。得。你。們。世。上。的。說。至於。那。內。容。呢。有。一。種。銅。臭。薰。天。最。容。易。傳。染。的。我。勸。你。不。必。參。觀。罷。我。還。聽。說。裏。面。有。一。種。人。遇。着。

招考的時光簡直賣了自己親生的祖宗冒充人家的子姪想去博這鬼醜的威風他說後來有無窮的好處呢咳眞眞做夢所以我們天上腐敗的情由不止一端無非是這班東西養成的好好的同居仙界一樣的身材却有兩樣的看待猶如劃了一條鴻溝一般這上一等的趾高氣揚那下一等的眼紅耳赤致令得彼疆此界生出種種的惡感情暗中添出許多的意見只怕將來斷沒有好結果的呢正是

人間儘有痴兒女 做了螳螂又做蟬

第九回 黃鶴樓平地遇險 諸葛亮捨命歸山

話說二人正在談着忽然一陣風吹來聽見鑼鼓喧天的耳膜裏猶如千軍萬馬一般辜忠道我們快走罷只怕此刻唱了好幾齣呢戲迷立定脚跟定神聽了一聽說道呀你聽那鑼鼓的板眼這齣戲不是曹操潼關遇馬超嗎你聽聽瞧白噉噉蒼天呀蒼天現在馬超追逼孤王孤王也會將鬍鬚割掉逃避河干可憐殘兵

弱卒都不聽孤王的調遣。幾番被賊兵瞧見。幾幾乎一命喪掉。幸喜孤王聞風而逃。得有綠眼大將軍保護。現在進退兩難。這這便怎處。唱嚇得孤王無路走。說什麼威風帶什麼兵。低下頭來。暗思想黃鶴樓下。遇賊星咳。賊兵呀。賊兵你饒了我的狗命罷。

戲迷這麼聽了一番。仰天大笑。說道。曹操呀。曹操你此番好得意啦。又回頭向辜忠說道。你老哥聽見唱嗎。辜忠笑道。你這真是戲迷恍惚。害了神經病。一般難道你有順風耳嗎。我却聽不清楚。我們走罷。轉一個灣兒。就到了。果然不多步。望見廣寒宮三個大字。門口那些轎車兒。騾車兒。都一排一排的。靠邊擺着。再走進裏面。一瞧已經唱了多時了。左邊樓房上。坐着幾張戲目。是「魚腸劍」「取四川」「忠義俠」「反昭關」「新空城計」。戲迷想了一想。怪道呀。前頭那幾齣戲。大概都是全武行。我都瞧見過的。惟有這新空城計。是什麼情由啦。現在無論什麼事體。都用這個新字騙人。其實那有舊的好啦。辜忠道。這個且莫管他。你回頭瞧完了。

自然明白的。於是二人賣了座位。泡了茶。只見那戲台上孔明穿着八卦衣。綸巾。羽扇的。走了出來。朝着天上一望。歎了一聲。長氣說道。錢財有命。當家易。海陸無軍立國難。山人諸葛亮。只因隆中知遇。上蒙先帝託孤之恩。下負萬姓生靈之責。東勦孫權。北征曹操。現在孫曹甫定。又有那司馬懿弄權侵地。虎視狼貪。眼見得我主江山從此不能安枕。可歎。聖上尙在髫齡。老成均已凋謝。皇親當道。宵小生心。山人一介書生。當此內憂外患。國匱民窮。倘若奸賊窺破機關。大進人馬。山人獨木難支。這便如何是好。呵呵。有了。且等賊兵到來。自有道理。唱諸葛亮坐寶帳。自思。自思想起。今日裏好不淒涼。實指望威名大坐。享安康。又誰知司馬懿竟敢猖狂。悔不該爭權利。獨霸一方。悔不該爭運動。出鎮他鄉。恨不能插翅兒飛上天堂。恨不能尖頭兒鑽進土坑。到今日才知道進退。郎當左一思。右一想。無法隄防。叫妻兒你與我變服逃亡。怕只怕賊兵兒鋒銳非常。丑上白忙將機密事報與大人。知生白偵探回來了。丑白稟大人。小的回來了。生白命你打聽內外軍情有。

何舉動。丑白小的奉了大人之命前去偵探。打聽得司馬懿勾通匪黨前來。與大人挑戰。生白你在怎講。丑白前來與大人挑戰。生作忙介白呵呵不好了。唱一聽那司馬懿前來挑戰。嚇得我諸葛亮膽戰心灰。叫三軍你與我安排對壘。衆不應生作呆介白呵呵這這這不好了。軍心散民心亂。大局垂危。沒奈何帶琴童來把兵退全憑着老天爺。莫把城圍付上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俺司馬懿可恨那諸葛亮妖魔惑衆。一手遮天。從前漢劉備倚他爲心腹之交。誰知道他居心叵測。欺蒙幼主。膽敢水淹白河。火燒藤甲。草菅人命。奴視軍人。今日俺打聽得內外消息。將相不和。民心渙散。諸葛亮乃一庸懦之徒。貪生怕死。俺今日下一個措手不及。衆將官有爾等擺齊隊伍。帶兵前往者。一齊上介哦哦……付白哈哈諸葛亮呀。諸葛亮你也有今日了。你膽敢大開城門。欺騙老夫。老夫幾番機事不成。被你妖黨識破。此番不上你的當了。孩子們殺向前去。生白喚將軍且慢聽。山人道來付怒白你有屁快放罷。生唱開言便把將軍叫山人言來聽分明。我主待

你洪恩大知恩不報反稱兵漢劉社稷本一統殺來殺去殺自身說什麼英雄能獨立說什麼豪傑肯犧牲只要你真心爲我主管教你文武一齊升我勸你休兵回去罷大家安樂太平春村白住了唱聽他言來怒氣冲奴才做夢太朦朧可恨狗黨有何用穿衣吃飯逞威風叫三軍有你與我一齊拚命去衝鋒一齊進城白殺殺……生微服出城白喚司馬懿呀司馬懿你竟敢進城嗎山人神算不靈事到如今我亦只好喚起六丁六甲套起四輪車來割掉鬍子逃命去罷喚……列位時事不同人心不古你們要笑只管笑要罵只管罵山人此刻自顧不暇也顧不得先皇帝的城池了這總算是山人的晦氣哈哈少陪了完正是

是非不管他人事 曾記當年聘汝無

第十回 六王爺欽點翠屏山 亡國奴驚醒滿洲夢

却說戲迷如此凝神的聽了一番不覺得手舞足蹈非常的快樂回頭向辜忠說道這種台步唱功真正是刮刮叫的原來這就叫做新戲我倒有一句話請問你

這齣戲目不是從前有的。平空的杜撰起來。把孔明嚇跑了。加上一個新字。便闕動許多人物。這是誰人發起的……辜忠道。這個嗎……說起來。發起人的資格。倒是我們天上數一數二的角色呢。隨即起身。附着戲迷的耳朵。輕輕的說了幾句。戲迷聽了。大聲笑道。哦……你說的。這個人不是叫做什麼親王嗎。我從前在家裏。似乎聽見說過的。辜忠不等說完。便起身插口說道。我們走罷。你不要信口亂說。我們天上的事。不准旁人干預。倘若把偵探聽見了。惹出亂子來。恐怕……辜忠還不曾說完。忽有人在後面叫道。你們慢慢走罷。還有一齣翠屏山。是六王爺點的。呢。戲迷聽了。非常的歡喜。辜忠把頭暗暗的搖了幾搖。亦不知道方纔說話的是什麼人。不得已。和戲迷重行坐下。果然不多時。鑼鼓齊鳴。重復照例跳了一個加官。隨後財神捧着元寶。七手八足的舞了一番。過了一刻。台下送上一個紙封套。說是王爺賞的加官封。當時有的說是匯豐銀行鈔票計銀一千兩。又有的說是大清銀行匯票計洋一千元。究竟多少。不得而知。照例估值。大約不是一千。

總有八百。這是王爺的體面。用不着一圈麻雀。就可以賺回來的。這且不必細表。單說這齣戲。正在做得興會淋漓的時光。忽然外面一個一個的交頭接耳。不知道說些什麼。不一時。走的走溜的溜。不到幾分鐘。幾乎走了一大半。隨後又有。人高聲叫道。你們還不快些跑嗎。孫猴子帶了無數的人馬。殺得來了。聽說是要把玉皇大帝推翻了。再殺你們。這班狐羣狗黨呢。辜忠聽了。莫名其妙。恨不得一脚跨出。誰知戲迷還是坐着不動。慢慢的說道。這是他們想乘火打劫的故意佈散謠言。放他媽的屁。那有這回事啦。縱使是真的。也不見得馬上就來了。且把這齣戲聽完了。再說罷。隨又把嘴往樓上一扭。說道。哪……你不瞧那上面。還有多少小姐太太。大老官都不捨得走。我們還怕走不及嗎。辜忠急得無法。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也不回答。一把扯住他的衣服。向外一丟。說道。滾你媽得蛋。罷死到頭上來了。還在這裏做夢呢。可怪戲迷無意中。經這一嚇。不覺得大聲叫苦。掙轉身來。回頭一看。仔細定神瞧了一瞧。咦……怪事。乃是睡在靠椅上。做了這一場怪。

夢。渾身汗淋漓。左思右想。莫名其妙。勉強起來。信步走出門外。瞧瞧。正是夕陽。
 脚山人影在地的時光。只見那大街小巷。來來往往。慌慌張張的人。不知其數。街
 上的馬車。轎車。東洋車。一輛閒歇的都沒有。心中疑惑不定。正在摸不着頭腦。回
 頭恰好碰着隔壁鄰居文老三。忙忙碌碌的跑回來。戲迷趕忙走前一步。問道。三
 哥。你今天不在衙門裏辦事嗎。爲什麼忙得這個樣兒。文老三答道。你大爺還
 不知道嗎。前天湖北省城裏。革命黨鬧事。嚙們堂官。接到瑞制臺的電報。說武昌
 已經失守。所有文武官員。殺的殺。溜的溜。跑得一個都沒有了。聽說如今革命黨
 大得其勢。大局不得了。嚙們北京這個地方。他是一定不饒過的。所以各堂官司
 員。以及大小文武衙門公館。什麼姨太太小姐們。都一齊搬到天津租界上去了。
 嚙們雖沒有身家。也有性命。況且又是方字旁的人。所以嚙亦搬出前門外。就擱
 幾天。看看風聲如何。再作道理。戲迷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呆了半晌。一時手足猶
 如麻木了一般。說道。他……他們……幹麼要……要做皇帝嗎。這這……怎麼辦。嚙……

……嚙們趕快換姓吧。難難……難怪嚙方纔做了一個怪夢。看起來光景是不狠對。啦。說話時。文老三早已不知跑向那兒去了。戲迷無精打采的掉轉身來。亦只得踱了回去。後來究竟如何。現在生死存亡。在下亦無從查考了。我這部小說亦就從此告終。諸君沒事的時光。可以拿來消消閒。做一齣滿洲夢的戲本看看也。算和前清留一個亡國紀念。諸君以為何如呢。唉。正是。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俠女郎

日本押川春浪著

吳 禱 宣 中 譯

第一回 奪錦標名姬賽馬

話說歐羅巴洲有個意大利國。位置在全洲東偏的南部。國中賽馬和馬戲（便是做演馬戲）等事。技藝出衆。在世界上占着頭等聲名。在下幕着他的名。親自前去游歷。曾經目睹。如今這部書的發端。乃是敘述一位如花如玉的日本美人。

在世界各國扮演許多千變萬化奧妙無窮的戲法。闖動人羣。或長和猛獸爭鬪。或是探險到幽靈城。不知經過幾多奇幻不可思議的境遇。不上幾時。這女子便得了一個英雄女傑之名。轟傳世界。在區區本不足道。却不料和那美人一同冒險旅行。凡是美人所做的事。所演的戲。在下樁樁目擊。件件身親。如今細細敘述出來。與列位同胞聽。做個酒後茶餘的談助。可不好麼。且說在下姓名叫做數島龍雄。原是一個探險游歷家。生來天性好奇。異。俺是旅行既久。覺得平常游歷。沒甚趣味。必須有出於意外的新奇境界。使我眼見耳聞。纔能發我心中的快樂。如我的夙願。約摸好幾年以前。俺定下主意。要往全世界周行游歷。當即離了日本。或是乘坐氣球。向空中飛行。或是跨着自由車（即腳踏車）向大陸地面前進。任是人家害怕不敢近身的野人國裏。俺也要進去。隨喜隨喜。但經過幾處。總是沒有趣味。如此來來往往。止行行。有一天。忽然到了世界歷史上有名的意大利國羅馬京城。這羅馬城中啊。真是繁華富麗。熱鬧非常。文物風流。不枉稱做數

千年文明古地。俺揀一家旅館。住了下來。便到那些什麼古王宮博物院。美術館裏去游玩觀看。過了幾天。盡都游遍了。到第五天早晨。俺正要收拾行囊。預備啓行。忽地見旅館裏的僕役。睜着眼。搔着禿頭。對俺說道。呀。日本貴客。你老人家已住了好幾天。怎地今天清早兒便要動身。可辜負了今天的大跑馬。何不看一看。遣兒去呢。俺聽了點點頭道。唔。果然今兒城裏要賽馬。俺是看過報紙。又聽人傳說。早已知道。但是各國賽馬。都見過了。難不成這羅馬城裏賽馬。有什麼特別稀罕的處在麼。那禿頭僕役跳着脚道。呀。不是那般。不是那般。這羅馬城裏跑馬。却是特別。與衆不同咧。又加今番不比往時。道不得他們是技藝超羣。天下無二。益發來得有趣。你老必須開開眼界。莫錯過大好的機會。僕人再三勸我。意思很爲誠懇。恰好遇到俺剛剛是個好奇之人。想俺並沒要緊事件。何須急急動身。因對僕役說道。既如此。俺便停留一日。前去看來。當下就命僕人趕快喚一輛馬車坐了。向跑馬場疾馳而去。不一會。到得場邊。只見趕趁熱鬧的頑意兒。不止一端。這個

大跑馬場。周圍足有一英里方圓。圍着人山人海。幾乎擠得水洩不通。單望見許多貴家婦女。手裏搖幌着緞紅的手帕。猶如百千萬蝴蝶紛飛。又有許多高等紳士。戴着亮晶晶的絲光帽。長身玉立。露出頭來。好似無數個黑漆盒子搬動。一霎間號鐘高鳴。樂隊齊奏。馬是嘶嘶的叫。人是轟轟的喧譁。那裏還有插足之地。俺一看不是路。便出了很貴的價兒。買一張入場券。好容易進了頭等座位。找一張空椅子坐下。將賽馬章程單子一看。原來今天共賽十次。已經跑過三次了。這下去益發賽得有趣。看官可知世界各國。似意大利賽馬那般熱鬧景況。委實不曾多見。四處八方來看的人。簡直和發了癡癩一樣。不但舉國若狂。真是世界各國若狂咧。再說他的賽馬。真是暢快得很。不論那一頭馬得了勝。凡是占第一的。便得五千或是一萬圓賞銀。因此上彼此你也賽。我也賽。爭奇鬪異。各顯功能。到後來意大利竟變成著名馬戲出產的所在。凡是演馬戲的人。選聘好幾個十四五歲閉月羞花的少女。穿着五光十色的豔服。跨在馬上。如箭矢般奔馳。或則柳腰

倒豎。如點水蜻蜓。或則筋斗盤旋。如翻空蝴蝶。那變幻無窮的許多花樣解數。俺一時也說不上來。只覺如遇見魔道一般。看得人眼花目眩。真是快樂不堪。任看一百回。也不生厭。從第四次演到第九次。場上的人。一面看。一面儘着勗刺勗刺的歡呼喝采。沒片刻兒停留。到了第十次。上這乃是末了兒一回。看客越發嘈雜得利害。俺只側着耳朵。靜聽他們品評議論。這纔知道這一回出來的馬頭頭。都是羅馬城中第一等名駒。騎馬的人。個個都是交際場中向有聲名的紳士貴女。原來歐洲各國的風俗。凡是活潑流利的上等貴婦人。每每喜歡騎馬。所以婦女上賽馬場。並不是什麼稀罕之事。俺聽大眾說。這一回有貴女出場爭賽。却也不以為異。不。一。刻。隨聽得鏗鏘鏗鏘。接連號鐘聲響。報道要出馬比賽了。俺便定一定神。注。定。眼。睛。看。望。只。見。一。夥。兒。六。頭。駿。馬。打。從。柵。欄。那。邊。挨。次。現。出。跑。馬。場。面。來。騎。在。馬。上。的。果。然。都。是。些。交。際。場。中。極。有。聲。望。之。人。內。中。有。一。位。平。日。本。是。著。名。騎。馬。好。手。意。大。利。貴。族。員。若。羅。伯。爵。意。氣。揚。揚。跨。著。一。匹。高。頭。悍。馬。場。裏。好。幾。

萬看的人。登時霹靂般一陣拍手喝采。表顯歡迎。及至第五第六兩匹馬出場之時。那拍手喝采聲音。益發來得猛烈。直教他天崩地裂。浪湧潮翻。俺一霎時耳朵也轟聾了。心魂也震碎了。到底不知究是什麼樣人。仔細一看。却見一頭是白馬。騎着一位意大利嬌豔美人。年紀有十七八上下。滿頭金絲般黃髮。用大紅絲線綰起結來。靜悄悄地挽纜而入。還有一個年紀也是十七八以來。那種美麗容顏。真個似散花天女。說書的人。要形容也形容不盡。身穿一件雪樣潔白的西洋時裝衣服。騎一匹天矯如龍的亞拉伯大馬。嗟！夢裏也想不到是個日本國的美人。俺那時驚駭非常。緊接着又是歡喜。不知怎樣纔好。忽見旁邊立着一位意大利紳士。俺便問道。那個意大利美人和日本美人是什麼樣人啊。紳士現出很得意的面顏道。那騎白馬的意大利美人。是本國有名李美宜侯爵的千金。那騎亞拉伯馬的日本美人。乃是日本貴族小櫻伯爵的嬌女浪子。浪子小姐。爲要學習音樂。前年來。到羅馬。和李美宜小姐。常在一處。交誼親愛非常。兩個都是著名

的佳人。羅馬人稱他們一個是交際社會的瓊花。一個是應酬場中的瑤草。他兩人平常攻究學問之外。還有許多有趣的事情。真是瀟灑風流。胭脂佳話。今番前來賽馬之先。羅馬城中人。早已得了風聲。蜚蜚揚揚。傳來道去。大家預先評論他們的長短高下。什麼嫣紅姹紫。魏白姚黃。一個是玉葉金枝。牡丹富貴。一個是鸞儔鳳侶。芍藥風流。還有一件。他兩個人騎的馬。都是李侯爵家中所養。又都是獨一無二的神駿。早已名播歐洲。但兩位小姐。究竟那一個得勝。却不知道咧。俺聽紳士說罷。更是吃驚。暗想浪子的芳名。俺在本國時。便早已聞得多次。委實是才貌兩全的閨媛。平日又愛弄武藝。操練得一身好本領。所以豔如桃李。又冷若冰霜。那種凜凜威嚴的嚴氣象。比尋常男子。還要勝過多少。又加生來天性。很重義俠之心。最喜鋤強扶弱。扶危濟困。拯救人家艱難之事。也不止一回。因此上。人都尊敬他。加他一個俠女兒之名。惹得遠近皆知。無人不曉。便是俺。也是久聞大名。十分傾慕。只可恨他的面貌。恰不曾見過一回。今天在這外邦異域。著名熱鬧的跑

馬場見了他可人如玉劍氣如虹的丰姿才調。俺既是驚逢意外。又是喜遇良緣。但這回還有一個意大利美人。和他比賽。俺又替他擔着無窮的憂愁希望。只暗地向天祈禱。怎地博得個浪子得了全勝。占了頭標。這纔完了俺天大的心願。正在輾轉想念之時。只見六頭駿馬。已聚會在賽馬起點之處。厲字般一列站立下來。這時搖搖幌幌。一張評判員的旂子。向空中扯出。驚地塵沙起處。六頭馬如戰陣般一齊刷的跑了開去。俺眼睛注定第一當先的一看。乃是馬術著名的貝若羅伯爵。那頭悍馬！超過衆馬。有一丈多遠。和箭射一般飛駛。俺禁不住肚子裏叫道。敗了敗了！看官且慢着慌。這還是發賽之時。不能便定高低。浪子也不算就敗。俺依舊向天祈禱。只求呵護着我那浪子。誰知跑到其間。浪子騎的那匹亞拉伯大馬。瞧着瞧着。漸漸快了起來。如疾風迅雨般。向前追趕。及至將到判分勝敗的柵欄邊。說也奇怪。也不知是李美宜侯爵的名馬。果然足力不比平常啊。也不知是浪子姑娘的技藝手腕。超羣出衆啊。只聽得颼的浪子把鞭子一下。亞拉

伯馬便一口氣趕上。貝若羅伯爵的悍馬。流星趕月的飛入得勝線柵欄之內。那好幾萬看客。登時發出一陣轟雷。殷殷隆隆的喊道。姑娘勝了！浪子姑娘勝了！在這歡迎喝采。喊聲雷動之中。緊接着評判員旂子幌動。音樂隊鼓樂齊鳴。看客的手帕子。搖幌得幾乎蕩碎了。太陽光影。這時候俺不知和浪子有什麼關係。真樂得幾乎上了天。成了地仙。好不快活有趣。這也罷了。不料俺旁邊有一個不識趣的人。張開兩手。撲的在看檯上跳躍起來。嘴裏亂嚷亂叫道。奪了標了。奪了標了。萬歲啊萬歲。也不管人家厭惡。他儘着跳喊不已。俺仔細向他一看。原來好似一座皮酒瓶子模樣的一個肥胖老紳士。戴一頂高筒絲帽。得意非常。俺不覺觸了氣忿。刷的將他帽子一掀。咯喙飛了出去。俺就在他那顆大而又光的腦袋上。拍撻拍撻打了幾下。老紳士出其不意。只索連忙抱着頭。喊道。啊疼咧。啊疼咧。我這禿子腦袋。須不是鼓啊。一面喊。一面迴頭四面張看。眼珠子嚙嚙閃閃不定。俺單道了兩句呀。很對不起。很對不起。隨即不再做聲。將他那高帽子拾起。

遞了過去。因又問道。老先生疼麼。沒有長起疙瘡來麼。誰知老紳士竟是極有趣味之人。毫無憤怒模樣。却張開大口。哈哈大笑。笑了幾聲。纔答道。什麼話。好得很。今天的賽馬真是有趣。老夫這鐵石般腦袋。那裏能現出疙瘡來。足下不是過慮麼。說罷。戴起帽子。又道。一聲失禮。再會罷。隨即走下看檯而去。俺正在快樂不了之時。又加上這一番笑話。益發錦上添花。助俺許多興味。看官可知俺是日本人。來到外邦地界。夾在好幾萬外國人之中。親眼瞧見日本美人浪子得了勝。俺怎不要揚揚得意。稱雄顯煥起來。覺得滿場無數的人都隱隱替俺日本國旂爭色哩。當下俺又流連片刻。便撥開衆人。大踏步下了看檯。那浪子姑娘得勝之後。立即受了一萬圓彩賞。和素來親愛的李侯小姐。依舊跨在馬上。嫣然一笑。一同出了賽馬場。俺隨後也跟着出去。回頭一望。那好幾萬看客。一霎時都要回家。急急忙忙叫車子。找馬夫。有的呼兒喚女。有的覓婦尋夫。有的攜朋挈友。真是混亂雜沓。潮水般洶湧上來。約莫挨擠了有半里之遙。纔見有無數馬車自由車汽車等。

等夾道兩邊。停着守候。俺一路上儘着回想。今天賽馬快樂的趣味。恍惚如在夢中。又如騰雲駕霧一般。迷迷糊糊。不知怎樣纔好。猛可的被吵鬧聲音驚醒。定一定神。只見俺前面有悠然自得攜手同行兩個美人。再復定睛一看。正是李美宜浪子兩位小姐。一面走。一面不知談講什麼。快樂非常。俺也無心去聽他們。但不知不覺。已入了俺的耳關。却是李小姐嬌滴滴的聲音。好似鈴韻叮叮。鶯喉嚶嚶。說道。我是騎馬的本領不好。這纔敗了。但占勝的不是別人。却是姐姐。我反倒非常歡喜。浪子微微笑着答道。李美宜小姐。我還是全仗令尊侯爵的馬出衆超羣。連我騎着。也得了勝。這纔得下一萬圓彩銀。但無端得下許多銀錢。我自己簡直沒有用處。那一天已經和小姐說過。不論你我是誰得勝。便將彩銀怎樣怎樣去花用。有約在先。萬難翻悔。如今我幸得獲勝。必須照約行事。立即往那個處去。走一遭說罷。便攜着李小姐的手。跨上一輛預先等待的雙馬車。殘照一鞭。驪驪而去。

第二回 散銀幣俠女猶龍

話說小櫻浪子攜着李美宜小姐的手。坐着跑馬場外等待的雙馬車。開駛而去。浪子沒有上馬車之前。曾經說往那個處在去走一遭。似乎極有趣味。究竟是什麼事情呢。又是什麼處在呢。俺實在猜摸不出。須知俺是十分好奇的男子。聽見這樣奇事。怎能毅捨了罷休。如今偏偏跟蹤前去。看他們怎樣使用那一萬圓彩賞。當即四面找尋俺旅館裏坐來的馬車。誰知擾攘擁擠之中。再也看不見。那時浪子們的馬車。已是迅速奔馳前進。這便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若再遲一刻呢。那馬車便看不見。再趕他不上。俺急得沒了擺佈。意欲拔起脚步。奔跑追趕。嗚。這個怎能使得。旁人見了。不道俺是發了癩狂麼。噫！急死我了。俺只是頓着脚。恨天怨地。正在慌忙爲難之際。恰好有一輛待客馬車。打俺身旁駛過。俺便驢的挑了上去。對着馬夫喊道。噲。你那馬夫！任要多少錢。俺也依着你照給。你須格外留神。向前面一輛雙馬車儘着追趕。任地到什麼處在。總要趕上方休。原來

浪子的馬車。這時已駛在兩箭以外。那馬夫聽俺不論車資。立即滿口答應。揚起鞭子。很很向馬股上打了一下。那馬便兩縱三跳的絕足前奔。一會兒看看已是趕上俺。又打車窗裏伸出頭來。喊道。噲。噲。到了。太近了他們車子。可使不得咧。可巧那個馬夫。非常靈敏。他沒聽俺說完。早已會了意。答道。什麼事。我都懂得。你老但請放心。說話之間。前後兩輛馬車。正正相離有一箭遠。近。那馬夫真是玲瓏得可愛。也不向前。也不落後。就此緊緊跟隨。一步不離。及至駛了有兩里多遠。來到一條很繁華熱鬧街道上。前面馬車。忽地在一家極大銀行之前停住。浪子提着一口華美皮靴。打車子裏。婷婷嬈嬈走了出來。和李美宜一同進了銀行。我見了很爲不解。兀的究竟是爲何。難道將一萬彩銀。存入銀行裏去麼。早知如此。俺爲何發着痴。特地跟追了來。但事到如今。只索再看他們怎樣結果。主意已定。俺便也出了馬車。踱入銀行之中。到得裏邊。惟恐被浪子們瞥見。隱身在人叢中之內。站着脚。伸着脖子。留心張望。不料他兩人走到兌換現銀處櫃上。浪子開了提靴。

將一百張每張一百圓共是一萬圓的鈔票。盡行取出。對櫃上人說道。這裏是一萬圓鈔票。給我一起換下銀圓。銀行辦事人聽了似乎很爲驚詫。問道。呀。盡換銀圓嗎。一萬圓大宗現銀。可費了事。這裏來客。拿着現銀來換鈔票的。不知有多少。若說拿鈔票來換現銀的。簡直一個也沒有。說罷。也不再講別的。便按着職司。辦他的事。不一會。立即取出十個袋子。每袋裝着銀圓一千圓。可知銀圓本是沉重。如今一萬銀圓聚在一起。真是笨大異常。那分量也非常沉重。他兩人之力。怎能搬運得動。浪子當即回身出外。喚那馬夫人來。又央着銀行辦事人員。大家幫着一袋一袋搬入馬車之中。及至一萬銀圓盡行裝完。浪子等重復上車開駛。俺想如今定然到那有趣味的處在去了。便也急急忙忙跨上馬車。依舊向前追趕。不料走了許多路程。前面的車。儘着奔馳。不見停止。轉了好幾個灣。那市面漸漸寂靜冷淡起來。和先前熱鬧情形。大爲兩樣。俺心裏十分詫異。暗想。嘻。往那裏去呢。再走過去。便要離開羅馬都城咧。正在狐疑。浪子的馬車忽的在一條骯髒污

穢的街口。停了下來。你道這是什麼地方。呀。原來是羅馬城西南角上一條小街道。街中住的。全然是些貧苦小民。俺兩三天之前。曾經到過這裏。游看風景。當時有人對俺說道。這裏名叫貧民街。住的人。雖則困苦不堪。但從來沒有幹強盜偷竊不端勾當的。勤勤苦苦。儘着氣力做工。只因家下人口衆多。又不得上等活計來做。賺的工資。很爲細微。一日三餐。幾乎也不得齊備。他們聚集一處。恁地窮苦。却都是守分安命。誠實不欺。約摸世界上無數貧民街中。要算這裏是個第一善良的處在。當下浪子二人。來到此處。便一同下車。靜悄悄緩步進入貧民街而行。俺這纔恍然大悟。肚子裏喊道。哈哈。我明白了。他們躲躲閃閃。不與外人知道。發了慈悲之心。要來周濟這善良的貧民麼。這可當真是實實在在的善舉咧。世間貴家婦女。爲圖自己的聲名。四處張揚。自稱樂善好施。誰知名雖是慈善家。那實在的好處。並沒有真個落到貧民身上。那種慈善。不做也罷。如今浪子和李美宜二人。却是不同。俺不由得暗暗點頭佩服。但究竟用什麼方法去周濟他們呢。俺

益發要看個明白。開開眼界。當即令馬夫在遠遠隱避的地方。停了車子。輕輕下車。又把帽子向下一磕。連眼睛也遮住了。蹣跚著脚步。跟定他門慢慢地走。可知這一個骯髒污穢的街道上。來了浪子們兩個人。豈不是和遇著天女下凡一樣。那些貧民。瞥見二人來到。早已忙忙碌碌。一傳十。十傳百。打四處八面聚集攏來。好一會人叢中出來一個老者。諒必是本街上的老長輩。猶如敬禮神道一般。緊幾步走到浪子等面前。捧著兩手。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浪子們低聲怡氣。也不知回答些什麼。只覺得非常殷勤懇摯。可恨俺聽不清楚。隨即格外輕著了脚。挨步上前。約摸只離開三四丈遠近。隱身在一方牆壁後面。好似兔子一般。豎起耳朵。細細竊聽。那邊是浪子的聲音。先開口道。老人。你依舊清健得很嗎。家下人好嗎。咱們爲因事多。忙個不了。所以不得常來。這街上的人。都好著。沒有變故嗎。浪子說話之間。老者好幾次低著頭。及至聽罷。答道。是都平安無事著。大家一心一意。成天到晚。單指望小姐們玉駕。前來搭救俺們些苦人。這條街裏感激小姐。真是和天

神菩薩一般哩。浪子微微笑道。呀。這個須不是咱們之力。乃是天賜的恩德。咱們最恨是世上的惡人。受著幸福。享著榮華。那些正道之人。却反挨著窮苦。三餐麪飯。也不得周全。真叫人心裏嘔氣。代抱不平。咱們發這個善心。須又不是爲著那些好吃懶做。向人求乞之人。或是無賴下流。爲非作歹之人。替他們幫忙出力。必須像似你們守著正道。勤苦一生。被窮所迫的人。咱們纔儘著力量。前來扶助。如今咱們來救助你們。不是咱們自己能來。乃是天在冥冥中叫咱們找了來的啊。今天咱們出於意外。得著一萬銀圓。意欲盡行將來送給你們使用。老者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禁不住叫道。哎呀。一萬圓？那麼多錢。話猶未了。浪子又接著道。也不是怎麼多的錢。不過略爲安慰。安慰這街上的人罷了。但用什麼方法分派纔好呢？若是過於碎煩。又覺不妥。單爲這一件。我早已和李小姐商議多次。後來定下萬全之計。纔將這一萬銀圓。盡數兌下現銀。前來。如今咱們就到那空地。旁邊小山丘之上。將銀圓拋撒下來。你們本街上的人。大夥兒都聚在山丘下面。

萬不許爭執搶奪。只將那跌落在自己面前的。拾取起來。就算是上天賜給你們的。大家快快活活的將去使用罷了。老者聽罷。連聲拜謝道。謝你大善人。謝你大善人。我早一刻兒好一刻。趕快去傳佈告訴他們。叫他們前來領受。說著搖搖幌幌的跑到那邊去了。這裏兩位小姐。便命馬夫將馬車裏一口袋銀圓。一齊搬到山丘之上。解開了袋口。傾放下來。只見那銀圓堆積得和一座小山相似。這時候本街許多貧民。陡聽得老者一路沿街。四下裏不斷聲的叫喊。招呼他們取銀。大眾立即應聲出門嚷道。先前那位小姐。又來了麼。潑天歡喜著。勇氣陡然百倍。三脚兩步。趕著前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起有一千來人。先後齊集丘前空地之上。俺想這時有趣味的事情到了。便趁著大家擁擠之際。也夾在裏頭。潛行到那丘下。只見浪千李美宜。和那馬夫。手裏都取滿了銀圓。四面八方。撒散開去。一時有好幾百圓。飛舞空中。掩映著夕照陽光。騰輝放彩。滿眼裏。體如雪。鑠鑠如金。似蝴蝶粉飛。又似落花飄颻。中間圍著兩個天仙般美女。你道這個景色。可不是

人間少有的奇觀麼。且說老者見浪子們動手撒放。立即擡頭。高聲喊道。你們偷然爭奪。便是對著小姐們。大大失了禮節。只許將落在自己身畔的拾取起來。說書人前已表明。這地方雖叫做貧民街。內中的人。却都是性質善良之輩。斷不致於爲了錢財。爭吵起來。只各自將本人面前的拾起。滿面笑容。歡聲雷動。俺看見了。真是快樂得不能形容。但俺遇到這種情形。斷不肯袖手旁觀。默然不語。不知不覺。大聲高喊道。浪子姑娘萬歲！李美宜姑娘萬歲！喊聲未了。俺的身體。也不由自主。連縱帶跳的一口氣跑上山丘。一面打衣袋裏掏出所有金圓銀圓。一面又喊道。呀。姑娘們散放銀圓。俺也來散放些個。當即旋轉身體。也是四面八方。拋撒下去。兀自喊道。著啊。著啊。快些拾呀。且慢看官們不知。俺跑上山丘。高聲大呼之時。丘下的人。一齊擡頭仰天。向我觀看。這一看。不打緊。不料浪子李美宜兩人。出其不意。吃了一驚。叫聲哎喲。回過頭來。向著我看望。俺這纔好似受了霹靂一般。如夢初醒。突地也叫聲哎喲。不好。趕忙抱頭鼠竄。一咕嚕逃下丘來。誰知己

是不及原來浪子們瞞住外間世人。做這慈善之事。俺是暗地隱身。跟蹤前來偷看的。怎地忘了。做出這等行爲。既已散了金銀。便不該公然逃避。反露形跡。如今既已逃出。萬不能重復回去。當即只得坐了來時等待的馬車。回歸旅館。馬車正要開駛。俺在車窗裏伸頭一望。只見浪子們已將一萬銀圓散放乾淨。歡歡喜喜下了山丘。想他們今天夜間。便是做夢。也不知怎樣快樂。俺想浪子小姐。真是機巧玲瓏。便是男子。也不能將一萬圓大宗銀子。使得那般好看有趣。俺能和他見一回面。彼此交談交談。更不知快樂到什麼田地。但俺和他素昧生平。從未識面。若冒昧上前相見。道不得是唐突佳人。這個怎能使得呢。好半天。馬車已到俺進了旅館。見衣袋裏裝著的銀錢。都已散放乾淨。便取出一張支票。到銀行裏支取銀錢。付給旅館房伙。第二天。便離了羅馬城啟行。按著先前定下主見。預備再往游歷世界各國。有話便長。無話即短。一路上沒甚稀罕事跡。也就不在話下。只是世間事情。良緣湊巧。變化離奇。俺後來夢想不到。又與浪子小姐邂逅相遇。竟一

同探險到那驚人害怕的幽靈城。你道奇也不奇。不知幽靈城究竟怎樣探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殲暴客黃衫義憤

話說俺自在羅馬。看見浪子賽馬獲勝之後。第二天便離了意大利。去遊歐洲列國。一路上看玩法蘭西的跳舞。西班牙的鬪牛。玩意兒雖是不少。却沒甚驚人駭俗的事。只是光陰似箭。俺來來去去。轉眼經過半年。不料偶然聽說一件非常奇異的事情。俺便出於意外。來到人人害怕的阿非利加洲摩洛哥國一處非常荒落幽僻的蠻山之中。爲什麼到那裏去呢。無非爲俺生性好奇之故。且說那回俺從西班牙國打海道到土耳其。坐的是科斯嘉汽船。船裏有一位丰神俊爽舉動瀟灑的法國紳士。爲人十分謙和誠懇。他是遠道經商到阿非利加洲列國游歷。如今正回本國。也搭坐這條汽船。俺和他萍水相逢。大家攀談起來。很爲投契。起先談些風俗名勝。漸漸說到世上許多奇怪事情。到得後來。紳士陡的臉上變了

色將頭縮了進去。似乎很害怕的模樣。忒楞楞說道。日本紳士高濱君。老夫說起這件事。你尊駕難保不譏笑起來。我在阿非利加洲摩洛哥國中。忽地迷失路徑。經過世間傳說的幽靈城。近傍親自見幽靈的色相出現。俺聽了。禁不住笑道。那般無稽瀾語。老紳士搶著道。呀。不是無稽瀾語。當真咧。我本是騎馬趨行。偶然馳入山中。便迷惑了道兒。再也繞不出去。因此來到幽靈城之側。我想這是插翅不能飛的處在。我便急死。也是沒法。只索擡頭眺望。只見好一座無大不大的幽靈城。在這城一座非常峻險的山嶺中。腰高可摩天。劈空而立。從前世人傳說的那個三面大王。便住在這個所在。如今已經過數千餘年。依然存在。那城垣全然被青苔白蔓遮住。連城門也幾乎分辨不清。這個處在。毋消說得。自然是沒有人居。煙塵絕跡。那時我正在擡頭向城上一座高塔仰望。瞥見塔上一間屋子的窗口。有一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女子。對著我悄悄地擺手相招。俺想若是走將過去。定然逢凶遇險！不由得啊呀一聲怪叫。早已掉轉身來。猶如馬屁股上被鞭子逼

打下來相似沒命的奔逃。一口氣跑了約摸有三箭之地。這纔算脫離虎口。沒有遭了意外。老夫生下娘胎。像似這般害怕的事。還是遇見第一遭兒。啊呀。那幽靈城當真有幽靈出現咧。老紳士指手畫腳。說得亂墜天花。好似真的一般。俺待他說完。重又哈哈大笑。世上若有那般事情！說了半句。一面瞧着老紳士面容。見他神色逼真。委實不似捏假撒慌的。再復凝神一想。果然那摩洛哥國有什麼幽靈城一件事。記得先前也曾聽見過來。如今法國紳士又確然親自遇見怪異。俺倒有些猶夷不決起來。想那個所在。難不成當真有這等怪異麼。但是俺向來不信世人的話。道有什麼幽靈神怪。便是幽靈城當真有什麼怪異。須也有個怪異的原因。斷不能無端憑空出現的。如此一想。俺便悠然神往。心癢難熬。道不得是躍躍欲試。要想勸破那個怪異的原因。前文已經再三表明。俺是天性好奇之人。看官們早已知道著。俺既起了這個意思。發了這個心願。也不管天多高。地多厚。總要達到俺的目的。方休。恰好俺坐來那條汽船。到法國一個港口。停留下來。

俺就換了別的輪船。回到支伯拉塔海峽那邊。在摩洛哥國丹齊爾埠登了岸。沿途冒著無數危險。只爲了探檢幽靈城的怪異。來到這野蠻國杳無人跡的蠻山荒嶺之中。道路崎嶇。形勢峻險。不論人力車自由車馬車。一概不通。不得已。俺便騎馬前去。爲因那裏荒漠幽僻。特地攜帶著輕便帳幕。還有一月二十來天的乾糧食品。一路按轡緩緩而行。一會兒。到了一座高山半嶺之上。這個所在。便能隱隱約約望見幽靈城。但却還相離有四五十里路程。那時正是下午五點鐘前後。一輪斜日。將要銜山。只還沒有黃昏日暮。俺肚中覺得有些飢餓。便下了馬。找了一顆大樹拴住了。就在樹傍一塊軟草之上。席地而坐。打開罐頭食物。放量的喫。那四下裏的景物啊。真是清淨寂滅。悲鬱淒涼。耳朵裏聽不見什麼聲音。眼睛裏看不見什麼色相。但俺却若無其事。一些沒有什麼畏懼害怕心腸。偌大這層巒疊嶂天小地窄之中。除了俺一身以外。只有一匹馬在傍做伴。俺喫食的時候。只聽見馬也在那裏嚙草。窸窸窣窣的聲息。又加上好幾倍景物淒清。及至俺喫食

完畢。正要立起身來。忽地那馬不知看見什麼。也不知驚懼什麼。將鼻子仰向空中。怪聲怪氣的嘶嘶叫了好幾聲。俺想馬這般叫喊。必是有什麼怪異出現的預兆。要不然。便是有別的馬將到近傍。馬聽見伴侶來了。所以叫喊。和那鳥類嚶鳴求友一般。這也是畜類生性如此。俺心裏猜疑之下。便起身擡頭。放眼觀看。原來俺立腳的處。在地勢非常之高。前面好幾里方圓。一眼可以眺覽得到。其間也有猛獸蟠據呼嘯的深林密箐。也有鱗魚潛隱的大河闊流。四面連綿不斷。重重疊疊的山巒。那裏還有塵俗人世。俺放出眼光四下裏一望。眼簾中蕎地刮到一樣東西。只見離開一里路遠。近那邊山腹之中。現出一個騎馬的人。一路扭捏動彈。向俺這邊緩緩馳驟而來。俺到此時。不免有些詫異。想這人跡斷絕的深山之內。除了我一個。那裏還有別的人來！趕忙取出千里鏡。注視細細看望。只見穿一身黑色衣服。也是一位年少旅行之人。他却萬想不到有俺在著。悠然自得的披荆排棘。衝危冒險。漸漸的走了近來。這也罷了。誰知正走之間。他那來路前面山

坳裏。猛可的又跳出兩個彪形大漢來。一望而知是一夥翦徑強盜。一個飛跑幾步。繞到馬前。一把搶住韁繩馬勒。一個扯住馬上的旅客。要將他拖下馬來。幸虧那旅客也是雄糾糾的好漢。說時遲。那時快。瞥見兩個強盜來前。他先自一跳下馬。要打身上取出一枝手槍。已是不及。便颺的將腰間掛著一口短劍。掣了出來。擺定架勢。等待抵敵。俺這時陡起了義憤不平。也不愛行囊什物。刷的飛跑上馬。向那峻險的山路。如潮水般奔馳前去。看看將近那裏。他三個人正在旋轉對敵。不得開交之時。那兩個強盜啊。一色棗子般的紅臉。扯起虎狼般的鬚鬚。真是十分兇惡難看。手裏舞著兩根棍棒。兩面夾攻。再看那旅客呢。好一個風前玉樹的俊美少年。但他武藝。却是非常高妙。不似清秀柔弱之人。使起寶劍。左衝右突。先前並不輸似他們。怎禁得兩個強盜。慍悍勇猛。力大如牛。到得後來。那少年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擊之力。看看將要敗退下來。俺離開還有幾丈來遠。撲的跳下了馬。如旋風般跑到那邊。衝入重圍。提起拳頭。向一個強盜側面打將入去。又飛

起一脚。踢右首一個強盜。兩個強盜。出其不意。見少年來了救援。不覺喫了一驚。一轉頭。瞥見了俺。登時撇了少年。一聲呼嘯。如猴子叫喊一般。兩邊圍困將來。直奔向我。俺素來懂得柔道擊劍之術。也不慌張。指著兩人說道。這廝們任是誰人。也能打得。兩盜見我心平氣和。著說話。正在留神細聽。這個檔兒。他們不由得稍爲疏懈。俺乘著一個空隙。出其不備。一把抓住一個強盜的領襟。忒的提將起來。高過俺眼角之上。使出氣力一擲。將那廝一個筋斗。拋入空中。嚼碌碌滾跌到山谷底下。萬丈深淵的河水裏去了。還有一個。見俺這般擺佈。明知敵我不過。心裏一慌。意欲逃遁。俺翻過身來。叱一聲。你望那裏走。飛起右腳一踢。只聽得撲通一聲。也一式無二的落在山谷底下。享受黃泉幸福而去。這山谷底下。非常深沉。那廝們再也不得出現了。俺將兩盜拋踢下去之後。便回到少年身傍。少年急忙笑臉相迎。喜不自勝。說一番感謝之意。俺這時和他覷面。仔細端詳。隨把少年面貌看得清楚。不覺暗地喫驚。原來那人年紀十七八歲以來。穿一件元色西洋衣裳。

戴一頂高筒黑帽。那種潘郎丰度。叫人見了。眼睛也要發眩。俺當真從沒遇見這般美貌的少年。但俺的喫驚。須不但是爲著他貌美。誰知那少年見了俺。也像出於意外。暗自驚心的模樣。低聲軟氣的問道。哦。先生救我患難。原來是日本人麼。可怪他說的話言。也是日本口氣。俺答道。正是。我原是日本人。如此說來。老兄也是日本人了。這般野蠻國。杳無人跡的山中。日本人和日本人偶然相遇。真是夢想不到。究竟老兄。因何遇見那般患難呢。少年答道。什麼原故。我也不知。只無意中被兩個強盜打劫。他們若是要些銀錢衣物。我很願意儘我所有。給了他們。不料他們不要別的。却要生擒我的身體。大約心懷不良。要叫我做他們奴隸。我使盡平生氣力抵禦。無奈敵他們不過。正在危急。忽得先生前來搭救。這番大恩。我是生死不忘。少年嘴裏說著話。眼睛不住的注視俺臉面觀看。俺越看越覺詫異。怎的面相很熟。不知那裏會見。似曾相識過來。一時却記憶不得。俺便問道。老兄打什麼處在。來到這裏呢。少年答打從意大利國而來。俺又問道。意大利國何

處呢。少年答羅馬城。俺道羅馬城麼。俺也曾在那裏游歷過來。既如此。老兄可知道一位隱居意國有名的日本美人小櫻浪子姑娘麼。少年陡的兩腮漲得通紅。猶如酡顏中酒。叫道。哎。先生怎麼提起那一俺接著道。並無別故。姑娘面貌姿容。委實很似浪子姑娘。要不然。老兄和浪子姑娘。莫是同胞兄弟麼。少年聽俺說這話。低著頭。不知想些什麼。好一會。靜悄悄擡起頭來。一雙風流巧盼的眼珠子。只凝視著俺。目不轉睛。答道。先生是搭救性命的大恩人。我今對著恩人。怎能設再為捏假。我想先生斷不至告訴傍人。我又何必隱瞞這個。先生。我正是方纔說的小櫻浪子。俺益發喫驚道。嘻。你便是浪子姑娘？稍停又道。但則浪子姑娘是貴家婦女。如今你不是男子裝束麼。少年答道。可是咧。我為有別的原因。怕人知覺。這纔喬扮男裝。衝鋒冒險。來到這蠻山瘴嶺之中。說著。將帽子脫取下來。則見滿頭光豔的黑髮。披下肩頭。果然絲毫不錯。是浪子小姐的仙姿。呀。看官。你道浪子為何喬扮男裝。來到這個獸蹄鳥跡所在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探絕險翠袖單寒

話說俺在摩洛哥國蠻山之中。搭救了女扮男裝的浪子小姐。那時神魂恍惚。猶如做夢一般。俺值到這般奇遇。只是驚詫不已。上上下下。只願向嬌美無倫的浪子。端詳審視。疑假疑真。發了好半晌癡呆。纔道。哦。哦。姑娘果真是浪子姑娘。爲什麼要喬扮少年男子。到這危險可怕的山裏來。浪子伸出白雪般手腕。一面挽起。遮掩額角上的烏雲亂髮。一面答道。我也想得奇怪。怎的先生來到這野蠻國中。俺道。呀。俺失禮得很。俺只顧動問姑娘。却把自己的事忘了一句也沒有奉告。俺名敷島龍雄。乃是日本國裏一個遊歷探險家。半年之前。經過意大利羅馬京城。親見姑娘美麗丰姿。騎著亞拉伯大馬。在賽馬場裏得了全勝。浪子詫怪道。嘻。那回賽馬。先生曾經在場瞧着麼。俺道。不但瞧見呢。姑娘得勝之後。受了一萬圓彩銀。盡將來兌換現銀。到那貧民街上散放。俺也親眼目親咧。浪子益發喫驚道。哎。噲。奇了。連那個先生也瞧見麼。我幸得獲勝。想必全然是那頭駿馬之力。斷

不是我的技藝高強。我實在慚愧得了不得。說話之間。已自將手帕遮住了杏臉。兩腮陡的現了緋紅。却在那手帕縫隙中間。暗地的注定俺偷看。好一會。忽地不知想到了什麼。恍然道。噢。恁地說時。我記起一件事來了。當時我在山丘之上。將銀圓拋撒到貧民街中。忽地人衆之內。跳出一個人來。飛跑上丘。將他自己身上所有的金圓銀圓。一起掏出。來跟著散放。那人原來便是先生。俺不禁自己拍著頭額道。呀。說來冒昧非常。俺是心直口快。過於大意。以致將俺自己欺瞞隱騙的行爲。也發覺敗露出來。好似狐狸現出尾巴。姑娘既已知道。俺也毋須隱藏。只索盡情奉告。俺那時被姑娘瞥見。明知壞了大事。措手不及。連忙抱頭鼠竄而逃。俺想姑娘是極有趣味之人。只暗中巴望。怎地和姑娘得見一面。使俺瞻仰芳姿。纔遂俺生平企慕之願。但俺和姑娘素不相識。怎能毅冒昧前來拜謁。因此上俺的心願。依舊成空。當卽離去羅馬城。轉往各國游歷。誰知天假良緣。又在這世外蠻荒的處在相遇。豈不是夢想不到的因緣。俺真個三生有幸麼。浪子道。嗟。果然是

意外難逢的奇遇。但則先生究竟爲著何事。來到這野蠻國荒煙瘴雨的山裏呢。俺答道。說也稀奇。俺是二十日之前。打從西班牙過海。到土耳其。坐著科斯嘉輪船。船裏和一位法國紳士萍水相逢。狠爲投契。他說摩洛哥國東北方深山之內。有一座古城。乃是鬼世界的幽靈城。他在那裏。親自見過幽靈怪異。對俺說得千真萬確。毫無虛假。俺想世上斷沒有那種荒渺無稽之事。若果然有了啊。其中定有什麼意外的原由。這一下子。將俺生就的好奇心。鼓動起來。便打定主意。單身獨自前來探檢幽靈城。浪子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忒楞楞的道。哎。先生也來探檢幽靈城？俺這時轉過話頭。問道。但是！浪子姑娘！小姐你呢？浪子知道不能隱瞞。答道。怎敢欺侮先生。我也是來探檢幽靈城的。俺著急道。叱。姑娘。探檢幽靈城？莫不要驚嚇死人。姑娘是千金閨閣之身。怎能冒那樣大險。浪子道。正是。我來到這個所在。真是意想不到。又說來可笑煞人。但我的境遇。委實萬不能不獨自一人前來。如今索地盡對先生說了罷。說著。又望著俺目不轉睛的。

道。先生既知道我離了羅馬城賽馬場的事情。那時和我一同走出賽馬場。還有一位李美宜小姐。他的面貌。先生定然也該瞧見了。俺答道。瞧見著。真是嫦娥月女般的嬌姿。他和姑娘同往貧民街。散放銀圓。原是一雙好夥伴咧。浪子道。只那李美宜小姐。如今是不知去向。蹤跡杳然。俺詫異道。怎麼說。蹤跡杳然？浪子道。可是哩。一個半月之前。李美宜侯爵家裏。舉行打獵大會。我和李小姐兩人。各自騎著一匹馬。奔馳出來。到得外面。便分手各人自去。這許多人。終日家在那山野中馳驅奔走。到處趕獵各種獸類。也有打到麋鹿的。也有獲到兔子的。不知打了多少。也數說不盡。誰知黃昏日暮。大家收了隊。盡興而回。只單單不見李小姐一個。這個消息。一經傳布。侯爵家裏。登時驚慌擾亂起來。立即派出好多人。分投前去尋找。找了好幾天。衆人力盡神疲。那山嶺裏邊。約摸都踏遍了。誰知李小姐的影蹤也不見。更有一件可怪的事。李小姐雖沒蹤影。他騎的馬。却依舊帶著鞍轡。跑了回來。大衆察看情形。知道凶多吉少。再沒一些兒指望。有的說定是遇見野

獸被他喫了。有的料他騎著馬。在山上飛奔。一不小心。失腳跌落到山底下深谷裏去了。要不然。怎的連骸骨也沒有呢。當下侯爵家下人等。任是急死。也無可如何。只索當做李小姐死了。循例開喪。舉行沒有屍骸的葬禮。家人親族。惟有悲傷哭泣。叫人看得傷心。但我口雖不言。心裏却萬萬不道李小姐已死。哎。親愛的李美宜小姐。究竟是怎樣呢。日夜愁煩。沒有個擺佈。不料三天之後。那一晚我偶然疲倦要睡。忽見李小姐走上前來。穿一身雪樣白的縞素衣裳。冷峭峭的笑著。立在我枕頭邊。對我說道。浪子姐姐。我是不曾死。我被一個惡人擒住了。囚在摩洛哥國幽靈城中。我聽他說著。正要向他細問。不料倏的眼光一閃。他的影子。立即消滅無蹤。我喫了一驚。嚇出一身冷汗。醒來。乃是黃粱一夢。自得此夢之後。纔時時刻刻掛念著李小姐。很爲擔憂。暗想。定是精靈所感。纔來託夢於我。誰知自從那天起。天天夜間得夢。總是夢見他那般形容。接連有三四次。我怎能袖手傍觀。置之不理。我本來聽見人傳說摩洛哥國有個幽靈城。李小姐提及這事。雖

道夢境無憑。但我既知道他被人囚禁。不論是真是假。總不能任聽他去。還有一層。我這等事。若冒昧告訴於人。人家定要笑話。浪子害了癡病。思想李美宜姑娘。得了這般奇夢。要不然。便惹他家親友紛擾忙亂起來。定要派了探檢隊。前往幽靈城找尋。設或找不到李小姐。那時不單是我。便是侯爵家人。也被世人笑罵。當做話柄。因此我又不肯草草告訴旁人。惟有我自已知道。暗地籌畫。想來想去。再沒別人能幫助於我。隨即定下主意。我想我是李小姐最親愛最要好的閨閣之交。任是冒著怎樣危險。也須得走一遭。親自向幽靈城來探檢。萬一李小姐果然在著。我就使出全身之力。將他拯救出來。倘我一人力量不及。救不出來。然後再去佈告外人。求大眾設法謀救。我因此上便瞞住旁人。獨自一個來到這個處。我那喬扮男裝。可知也沒有別的緣故。只是婦女家出來旅行。容易惹人注目。一路上凶險之事更多。若能改扮男裝。料想歹人不敢怎樣欺侮。俺聽浪子說罷。這番情由。禁不住十分感嘆。又欽服他義俠過人。你想浪子是弱質嬌娃。只因做了

一個夢。便暗地不與人知道。親自冒著大險。來找尋朋友的蹤跡。可不是世間少有的女英雄。女俠客麼。當下我向浪子恭維道。浪子姑娘。你爲了這般事情。竟找到這裏來麼。俺爲要勸破幽靈城的怪異。正來到前面山坳之中。既是天幸相逢。俺從此便幫助姑娘。陪伴前去。倘若李小姐果然在幽靈城內。便使盡生平之力。務要援救他出來。纔得罷休。浪子非常歡喜的道。呀。我不知怎樣道謝報答纔好。先生救了我的急難也罷了。如今還要幫助我搭救李小姐！我雖則一人前來。但委實有許多不當穩便之處。怕我幹不下來。如今得了先生大力。從傍援助。從此任是走到何處。也不怕了。當下兩人約定。一夥兒結伴探檢幽靈城。但兩人說話之間。早是黃昏時候。那天色一陣一陣黑暗下來。當夜便揀山腰裏一個窩風的處在。張起帳幕。兩人對燭閒談。聽浪子敘說一路上遇見許多有趣味的事跡。直到天明。並沒疲倦睡覺。第二天大早。便一同騎了馬。向幽靈城那邊趕著前行。原來打這裏前去。約摸還有三四十里。一路上再找不出一戶人家。那山巖啊。猶

如魔鬼一般。黑魃魃地森森而立。越望前進。越是道險難行。連那馬也蹭蹬著。好似有退無進。這三四十里路程。足走了五天以外。這一天到了一處。四面都是絕險高山。中間一方小湖。湖水非常清冽。一碧如波。顏色十分麗美。俺站在湖邊。四下裏一望。只見當前正面。有一座形狀奇妙的山巒。料想幽靈城定然離此不遠。若能沿湖繞越將去。抄著小路。跨過那座山頭。那幽靈城必在眼前。俺恁地一想。便勒住馬頭。迴頭細細察看一回形勢。因指著道。浪子姑娘。如今幽靈城近了。便是不見幽靈。也定有別的什麼可怕的東西。躲藏在內。咱們先在這裏察看一番。然後再向前進。若儘著騎馬前去。萬一有什麼意外。那時躲閃不及。抵禦不能。可是萬分危險。不如將馬在湖邊找一個穩妥處。在隱藏起來。咱們却步行上前。過了那座山頭。再隨機應變。看事行事。浪子答應道。是。立即離鞍下馬。接著俺也下了馬。將兩頭馬一齊牽入湖畔樹林之中。這個所在。有的是草根芻料。料想兩三天之內。咱們回來。那馬還不至於餓死。便揀一個青草蒙茸的處。在用很長的繩

子拴在樹上任他放蕩喫去。俺和浪子便一路緊靠著樹林遮掩。隱身向湖邊繞越過去。慢慢地攀登那座奇妙的山巒。看看將到山頂。果然不出俺所料！那幽靈城只在前面里許之遙。早已到了眼前。俺兩人一經瞥見。不覺竦然。身上打了兩個寒顫。先前聽人說怎樣怎樣。如今身入其境。覺得那種景象。比常人說的還要加上幾倍悽愴。城周圍究有怎樣廣大。也猜摸不出。只見那城是用巖石築就。在那巉崖峭壁下。臨絕壑的山腰中間。靠著城垣。一座極高的塔。塔頂尖好似插入雲端之內。那城垣啊。不知經過幾千年歲月。全被青苔碧蘚遮滿了。不見石塊形跡。城門不知在那一面。也辨不分明。但覺得非常堅固。堞堞依然。並無一些崩塌模樣。只可怕的我等兩人立定了脚。看望幽靈城。却不道幽靈城冷巍巍的好似也在那裏。看望我等。俺勉強鎮定著。叫道。呀。這不是淒涼幽鬱的城麼。浪子聽俺叫喊。也發了顫聲。說道。噯。若是李美宜小姐。當真幽囚在城中。這刻兒不知淒涼恐懼到什麼模樣咧。說著。目不轉睛的向幽靈城裏眺望。忽地不知望見了什

麼。指著城中一角。驚駭著說道。那。那。那個。你瞧。那高塔西南方一間屋子窗戶裏。恍惚有白色如銀的東西。在那裏動彈。可瞧見嗎。俺連忙跟著浪子手指。向那邊一望。果見有一件雪樣白的東西。喳！這是什麼。叫人看得害怕咧。不知白色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走燐火巖石飛空

話說浪子小姐。望見塔窗裏面。有白色東西幌動。這裏離那邊。只有半里多遠。雖不能看得清楚。但恍惚是人類的形像。俺和浪子不覺同聲喊道。那是什麼呢。俺立即取出千里鏡。遞給浪子。讓他指定觀看。看還未了。只見浪子臉上。陡的已現出歡喜形容來。高聲叫道。噢。噢。當真是人類。而且是婦女面容。穿著白色衣服。立在那裏。和我夢裏瞧見的模樣。一般無二。說罷。便將千里鏡遞交與俺。俺也架起一看。也不由得叫道。果然是婦女。面相雖不得分明。但實是一位美貌女子。據俺猜摸。或竟是李小姐也。未可知。你瞧。不是向著東方。獨自一人。靜悄悄地立著。好

似徘徊感嘆麼。浪子道：東方一面，乃是意大利羅馬城。一定是李小姐無疑。想他思念家鄉，在那裏悲傷下淚咧。正說著，俺又驚道：哎，不好了。李小姐打窗戶裏伸出半個身體來了。險咧險咧。那間塔屋，離他面總有二十丈高。倘若跌落下來，定將身體變做齋粉。難不成他悲苦到了極處，意欲短見輕生。打窗戶裏跳下去，覓死麼。浪子搖頭道：我想不是這般。李小姐那人，任是怎樣悲苦，須不是那般沒見識的婦人。斷不至自尋短見，跳跌而死。但既被囚在幽靈城內，自然是悲苦不堪。哎，天哪。俺們趕快設法搭救纔是。俺們既來到此地，何不先將手帕子搖幌起來。遞個暗號，叫他知道。俺們前來搭救，使他先自安了心。說著，便從衣袋裏取出一方手帕。正要打開搖動。俺連忙阻止道：使不得。使不得。這般舉動，反壞了大事。那幽靈城內，倘然住著李小姐一人，任是大聲呼喊，任是搖幌手帕，都可使得。但內中若有別的怪物隱藏，他知道咱們前來救援，豈不將咱們計策，全然化成水泡。反逼得李小姐益發凶險麼。浪子恍然大悟，將頭一縮道：呀，可是這般。我真

是鹵莽。既如此。俺們在這裏露面。乃是很危險的事情了。俺答道。可不是呢。咱們站著不動。雖不至被遠處的人。便爾瞧見。但萬不能常在這裏。咱們原是來祕密探檢幽靈城。白日青天。須容易被城中人瞥見。倘然冒昧從事。却是十分危險。必須待天黑下來。纔能舉動。好在今晚月色。當不至十二分光明。咱們趁著黑夜。灣地裏銜枚禁聲前去。探看那塔裏被囚的。果然是李小姐啊。還是幽靈城別的什麼人隱藏在內。自有分曉。這時候須先找一個地方躲閃起來。浪子一面擡頭問道。如此。俺們躲閃在那裏呢。一面慢轉秋波。四下裏看望。一會喊道。那。那邊有一叢樹木。躲閃在裏邊。萬分穩妥。俺答道。果然躲藏那樹林之中。外邊再也瞧不見。於是俺和浪子兩人。立即向樹林叢中。跑了入去。揀一方石塊。暫且安身。一面依舊在樹林隙縫之間。向幽靈城那邊眺望。誰知這時高塔窗戶之內。那美人面貌。忽然不見。料想走入屋中去了。喏兩人便又商議些夜間入城探檢的方法。那一輪淡紅斜日。漸漸西沉。霎時間這神愁鬼哭的山中。變成了夜色蒼涼的世界。

正在徘徊。要向前進。不料幽靈城那邊。撲的忽然現出兩點火光來。一點想必就是李小姐被囚的塔屋那邊。想塔裏既有人居。自然該有燈火。這也罷了。還有一點。離開高塔的方向很遠。約摸已在幽靈城北方。白天眺望了一天。並不見北方有什麼動靜。這會子怎樣的露出燈光來。更覺詫異。再看那燈光啊。淡紅之中。帶著深碧。冷燄青燐。慘澹澹照在窗戶之上。這屋子裏。定然住著怪異之人。也毋須說得了。這時候天清月淡。鴉鵲無聲。俺想此時不趕快前去。更待何時。當即催促浪子道。著啊。咱們趕快的前去罷。姑娘。你瞧著半輪小月。雖在東方山縫裏吐了出來。但天空中。却大半被那淡薄的微雲遮住。果然不出俺所料。是個朦朧月夜。這般光明黯淡。約摸離開兩箭之遠。兩邊便看不清楚。這個檔兒。咱們暗地前往幽靈城。乃是最好的機會。但探檢之時。萬不能露些兒聲息。再則咱們一路走著。必須步步緊防意外。任到何處。任在何時。總須將短劍手槍。準備妥當。槍上彈。劍出鞘。一遇危機。便可立時抵敵。不至受他暗算。如今俺攜著槍劍。還有一副繩梯。

用極細的繩索結成。中間夾絞銅絲。非常巧妙堅勁。纏在腰間。預備攀登高處。這乃是探險家遇著險山絕壁。升降上下。萬不可少的東西。咱們有了這幾件什物。任是什麼事。也幹得到。再也毋須擔憂了。浪子聽俺說罷。連連點頭。答道。好。我都領會著。我瞧著你的風色。跟著你行事便了。計議已定。當下兩人又復整一整結束。便靜悄悄出了躲閃的樹林。一同拾路下山。只認定那燈光閃爍的處。在站著脚步。一直線向前猛進。約摸走不上半里路。已受了許多艱難困苦。有時穿冒深林。有時沿著懸崖之下。將到幽靈城邊。擡頭一看。果然好一個奇怪的去處。竟沒有出入的城門。啫兩人躡著脚。屏著氣。來去往返。再三找尋。誰知這城幾千年沈埋在荒山之中。四面全被蒼草遮住。再也找不出城門來。只望見城上高處。有五六所窗戶。悠悠地開著。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個人聲。俺這時低聲說道。浪子姑娘。這個所在。簡直沒有個門。咱們怎樣能入去呢。浪子一時沒了擺佈。也不回言。一路沿著城牆儘走。走了半天。來到一處。原來便是城西南角上。李小姐被囚

的高塔下面。擡頭一望。依舊隱隱露出燈光。那間塔屋。離地非常之高。下臨城垣。猶如削就。再看城下。有一顆大樹。樹上一條枝幹。沿著城牆。直伸向上。那梢頭盡處。離燈光明亮的窗戶。還有三四丈遠近。也看不見塔中。哎喲。李美宜小姐。可當真住在塔屋裏面麼。半晌側耳細聽。一些也沒有聲息。天地間。幽鬱淒涼的境界。再沒勝似這個處在的了。俺意欲高聲喊叫李美宜小姐的姓名。但萬一屋中有什麼怪物在內。被他聽得。豈不壞了大事。這便如何是好呢。正在思想。忽地瞥見一種奇怪的光景。約摸相離有兩箭之遠。東北方那城垣一角突出的處在。有熒熒碧綠的怪火。現了出來。閃閃爍爍。向空中飛騰而上。也不知是鬼火啊。也不知是幽靈火。俺一把抓住浪子的手。問道。浪子姑娘。你的眼睛也瞧見麼。浪子答道。見咧。我看得很為清楚。那不是奇怪的火光麼。難怪世人間說幽靈城。便要害怕。俺們何不上前去。到底看個分明呢。俺道。這也使得。但姑娘不怕難受麼。浪子道。雖則看了難受。但究竟是什麼東西。必須要看個分明。噫。俺們走罷。說著。浪子

已是當先舉步而行。及至到得火光近處。依然是青色的怪火。向上飛騰。再看火光下面。不知是人類骨殖。也不知是獸類骨殖。只見白骨累累。堆積如山。便從那裏放出青綠的光來。向上飛舞。這時俺忽地起了感觸。忘其所以的拍著手道。浪子姑娘。這個須不要害怕。這乃是燐火。乃是燐火。不論是人類或是獸類。死了變成骸骨。夜間觸了天空的溼氣。便能發出那樣的光來。顏色全然青綠。呀。難道世人見了燐火放光。便拿這個處在。叫做幽靈城。豈不可笑麼。正在說著。忽地浪子又陡然吃驚。一隻手堵住俺的嘴。抖抖顛顛的道。莫做聲。莫做聲。那。那。你瞧那個。一面說。一面指著前面六七丈遠的處在。俺跟著向那邊一望。只見一塊黑漆般的大石。一個人那樣高。猶如怪物一般。只在地上旋轉。也沒看見有什麼人推動他。噲噲噲的。自己儘著轉動。俺真個吃一大嚇。低聲說道。奇怪。奇怪。那石頭自己。能殼轉動。真是怕人。姑娘。這須不是燐火可比。咱們站在這裏。難保有什麼凶險。須趕快找個處在。躲閃起來。纔好。說著。連忙四下裏一看。簡直沒有地方可以。

藏身。幸虧後面有兩三株數百年之久的大樹。俺一把抓住浪子。跑了過去。便在樹底下躲閃著。只不做聲。看那怪石的動靜。不知怪石究竟爲什麼轉動。以及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穿隧道金鑽耀彩

話說俺和浪子看過燐火原因。正詫異著。不得其門而入。向四下裏找覓城門。忽見前面一塊大石橫在當路。自己滾動起來。兩人大吃一驚。連忙躲閃在一顆大樹之後。看那石頭動靜。要探他一個究竟怎樣結局。誰知那石塊越動越有了勁。益發滾得利害。滾了半天。到了右邊一個處。在那下面好似有地窖一般。撲通一聲。陡的像是開了地門模樣。響聲未了。登時打地底裏現出兩個人頭來。浪子見了。叫聲啊喲。把俺的袖子一把揣住。幾乎嚇得不能動彈。俺連忙低低喝聲放靜些。恰一心一意睜起眼睛。注定那邊細看。只見地下出來的。當真是兩個奇怪人類。眼睛一瞬。早已縱跳上來。立在地面之上。那種怕人的臉面。四下裏旋轉眺望。

不知伺察什麼似的。幸虧得俺兩人躲閃之處。沒有被他們瞥見。兩個怪物之中。一個攜著鐵打的大弓。一個提著一根長槍。向那幽靈城北方半跑半跳而去。那時雖是月色朦朧。但俺却將怪物臉面。看得很爲清楚。登時想起他們的出處。知道他們的來由。俺心中禁不住感觸一番。好似全身入了冷水。打了兩個寒噤。十分感嘆氣惱。你道他們和人類可是一樣麼。只見腰腹以上。全然裸體。一絲也不掛。皮膚顏色。猶如銅塊上長了青苔。臉上全被紅鬚遮滿了。鼻子鷹嘴般尖。嘴唇豬口般大。簡直是魔怪一類的東西。那裏還有些人樣兒。更有一件怕人的怪相。兩個一色的都是一隻眼睛。好似生就的獨眼怪獸一般。閃閃爍爍。放出一種異樣的光來。也和燐火差得不遠。俺心裏既起了感觸。待他們去遠之後。便低聲對浪子道。浪子姑娘。你可瞧見麼。浪子答道。見了怎不要嚇死了人。難不成他也是人類麼。俺道。看他形狀。也有頭臉四肢。却和人類體骨相似。但生性簡直和猛獸一般。俺見了他們容貌和獨眼。便暗暗點頭。想起了從前舊事。那怪物便叫做獨

眼賊乃是世上最可怕的一種惡賊。他們向來有一種迷信。凡是生來兩眼完全的。個個將一隻眼睛。硬行毀損。使他潰爛。單留一眼。又捕捉有姿色的美人。捉去之後。先囚禁五十天。這五十天之內。只許吃食菓子。別的食物。一些也不得上嘴。到了五十天期滿。然後將美人殺了。將肉來吃。吃了美人肉。說是能活上一百歲的長壽。這以前也不知做了多少歹事。本來蟠據在地中海沿岸一帶。來去飄忽。出沒無常。到處擾累生人。居民個個不得安枕。好幾年前。忽的不見了他們蹤跡。人都以為盡行死亡消滅了。不料却來到這幽靈城。這班惡賊。既在這裏。他們幹些什麼事。也就可以明白。這個所在。早先出了幽靈城的名兒。世人都道是什麼妖魔鬼怪。居住其中。誰知標標緻緻的李小姐。被捉了來。乃是這些獨眼賊的行徑。浪子聽罷。眼睛裏兀自露出驚駭的形容。說道。呀。有這般怕人的人類麼。如此說來。他們爲要吃李小姐的肉。特地將他囚禁在那間塔屋子裏麼。俺答道。可不是呢。料想定然如此。但自從李小姐不見蹤影之時。到今已有幾多日子呢。浪子

屈著指頭數道。恰好是四十七天。俺著急道。如此。離五十天已沒有幾日了。李小姐的性命。好似風中之燭。草上之霜一般。咱們既要救他。須得早一刻好一刻。早一分好一分。倘若稍遲。便來不及咧。正在談講。忽地不知又有什麼東西閃了近來。只聽得離俺們躲閃之處。只有十幾步來遠。那樹林深翳之中。瀟瀟颯颯異樣的聲響。兩人又驚著回頭一望。廳的一隻斑斕大黑虎。兩隻眼睛賽過電光一般。正似野貓撲捉老鼠。向咱們這邊撲將過來。說時遲。那時快。俺緊接著叫兩聲老虎！老虎！一手一把抓住浪子的手。一手便要掣出手槍來！且慢。看官可知俺雖則有的是寶劍短槍。但若在平時。俺和老虎鬪打一場。也沒什麼稀罕。如今爲了搭救李美宜小姐到此。俺若和那老虎鬪起來。必須使出極大的聲息。不爭被怪賊們一經聽得。豈不壞了大事。恁地一想知道不好。看來還是逃避的爲是。便連忙扯住浪子。回身奔逃。誰知老虎見咱們逃避。反加上些憤怒。吼聲如雷。疾風般追趕將來。啞！不好了！不好了！不防再過去連逃的處在也沒有了。當

這危機一髮之時。俺想這回定然沒了性命。便要想再拿手槍轟擊。但又要衛護浪子。那時已是萬分來不及了。只得一路跑著。一面暗中禱告上天。怎的呵護著咱們兩人出險。正在慌急萬分。忽地撲碌碌一聲。兩人一同滾跌倒地。絞做一團。一霎時昏暈得幾乎不省人事。只俺靈魂之中。隱然微微有些知覺。自知這時已到了老虎口裏。了一會。又覺得已吞入老虎腹中了。料想身體已嚼做醃醬一般。只是閉著眼。定著心。單等待心靈死滅！誰知過了半晌。神氣漸漸清醒。俺的身體居然還能動彈。又覺得身畔還有一個人擁抱一處。又聽得咱們頭上還有呼囉呼囉虎吼之聲。那兩隻虎眼。黑暗中兀自閃來閃去。哦！原來嚼兩人出其不意。跌入先前大石滾動的處。在那個地穴裏來了。幸虧穴中全是軟泥。沒有受什麼大傷損。但穴中離那地面穴口。並不很深。那老虎依然吼著。蹲住穴口。只不敢望下跳。那鋒厲如劍的牙齒。險些兒觸著浪子上衣的角兒。俺想可憐浪子是個閨閣嬌娃。倘有差錯。俺怎能對得上人。又怎能對得日本國。因此上。俺雖則在這

黑暗地穴九死一生之時。依然雄心不死。意欲找個脫離虎口的方法。猛可的記得帶著槍劍。這刻兒昏暈得幾乎忘了。趕即將衣袋裏手槍取了出來。舉手向上扳機一發。俺在地穴裏。只恍惚聽得天崩地塌一聲。料想老虎已是打死。唏天哪！誰知俺行路時。匆忙中並沒將彈子裝入。只發了一下空槍。這一下子。把隻老虎惹得益發暴跳如雷。只見他豎起尾巴。縱跳了幾下。眼睛裏爆裂出火星。嘴裏伸出了舌頭。前面兩爪。踹住地穴口邊。探頭張嘴。要望下跳。不料畜類也通人事。他似乎知道俺有手槍。倘然蹤跳下來。也不知是吉是凶。誰死誰活。因此耐定了虎性。又吼了幾聲。便沒精打彩的走了去。這時浪子也甦醒多時。先前只如死人一樣。嚇得一些不敢動。只忒楞楞抖顫不已。到了這時。見老虎走了開去。不由得兩人同聲叫一聲怕人咧！浪子只差沒有哭了出來。但俺想如今怎樣呢。忽地又記起俺身上帶著一管小小探險燈。便也在衣袋裏掏了出來。將螺旋一扭。點著了火。四面一照。只見這個穴上下雖則很淺。但橫面却是很深。原來在地下掘

了一條隧道。不知通到什麼處。在隧道之中。恰好常人可以立著行走。如此看來。方纔那兩個怪賊打這地穴裏出來。並非住在穴中。乃是打從別處穿過來的。當下俺對浪子道。哦。哦。這條隧道。原來通到幽靈城之中。怪不得咱們找不見城門了。俺想這條隧道。定是好幾千年以前造成的祕密路徑。咱們無意中得了這個要道捷徑。真是天幸。咱們何不便穿將過去。直到城內。看是如何。雖則萬分冒險。也顧不得了。浪子點頭道。到得這裏。只索再望前進。但這般古舊的地道。一路上不知要遇見怎樣的凶險。必須格外小心留意纔好。俺答道。這個自然。於是兩人一步一挨。步步留神。向前摸索而進。裏邊經過幾千年歲月。只聞著一陣說不出的朽腐臭氣。也有一塊一塊崩塌下來的。也有淅淅瀝瀝滴水水來的。地下呢。長滿了青苔。稍不小心。便要滑脚傾跌。那種危險艱難。真是不堪名狀。誰知儘著摸索。只走不到頭。也不知有幾多長。約摸走了有二里光景。覺得脚下慢慢上升。知道地勢漸漸高了。這時浪子忽地不知看見了什麼。急忙繞過俺前面。將俺手裏

探險燈擋住。湊著耳朵說道。快些將燈吹滅了。前面有火光發現咧。俺立即將燈轉滅。撥眼一望。果然前面離咱們不遠。現出一點奇怪火光來。光亮並不恨明。似是用松脂火把燃著模樣。幌幌的向著咱們這邊而來。俺登時停住了脚步。說道。那怪賊到這邊來了。這個隧道。只有一條路。咱們也不能再望前進。但儘著立在這裏。也是可危。可有躲避的處在麼。說著。無奈只得暗中摸索。四下裏看有空隙。沒有一會。忽地摸到一個大窟窿。想是崩塌下來的。連忙扯過浪子。一齊避入其中。略略擡頭瞭望。那邊火光眼看著越走越近前來。一種異樣的脚步聲。轟隆轟隆悶在這淒涼寥寂的隧道之中。轉回振響。隨現出一個高身大漢。原來和先前怪賊一樣形狀的東西。也是獨隻眼。閃爍得怕人。及至將到咱們身旁。那厮好似覺道有生人氣一般。舉起松脂火把。四面照看。幸虧咱們穿著黑色衣服。隱在黑暗之中。身子一動也不敢動。那賊急忙裏看不見什麼。這纔橐橐的向路口那邊走了自去。他去了之後。咱們依舊不敢即時出來。待到脚步聲沒有聲息。那火光

也看不見了。咱們纔悄悄出了石穴。今番怕再遇危險。也不點探險燈。便黑地裏不言不語摸索前進。不一刻。脚下已有了石級。想必是就那巖石鑿造而成。正在跨登。忽地浪子脚尖被一塊亂石一蹶。幾乎跌撲一交。這時走得益發困苦。又走了一里來路。這纔覺得將到隧道的盡處。手裏摸索過了兩扇鐵門的口兒。便是一塊平曠的處在。如今已是出了隧道了。俺先側著耳朵一聽。正是萬籟寂然。一些兒什麼聲響也沒有。重復又將探險燈點起來。四面照著一看。見是一間很大的房屋。原來咱們已到了幽靈城內。不知什麼人家家屋之中。只可怪的這屋子裏連一扇窗戶也沒有。只一面屋角上。有那銀板造就的幾層攔架。架子上不知什麼東西羅列著許多。猶如天上繁星。煞刺煞刺放出光亮。俺走將過去一看。噫！誰知是無數金剛鑽石嵌列在上面。又被俺手裏的探險燈光射激。越發燦爛輝煌。閃得耀人眼目。浪子看見了。便悠然說道。原來是許多金剛鑽。看官可知平常婦女。見了這種寶貝。早已要變了色。如今浪子却心懷高淡。並不驚慌也不用

手摸取來看。又加這時也不是看寶石的時候。嗜兩人便四處看望。要找個通過別處的道兒。只見斜對著方纔出來的隧道門口那邊角上。又有一重鐵門開著。門外便是一帶很闊的長廊。直向西南方接連過去。不知通到什麼處在。俺心下暗想。先前咱們行經隧道而來。地勢漸漸高起。這裏地面自必很高。料想和李小姐被囚的塔屋中位置。不相上下。再估量那方面那高塔。就在這幽靈城西南角上。倘若儘望長廊走將過去。或是能知道李小姐被囚的處在。也未可知。恁地一想。便對浪子數說情由。決定穿著廊下過去。再作道理。俺便將探險燈扭低些兒。留下小小的光。又用手掩住玻璃。使前面來人看望不見。向下照著。兩人潛地裏直向長廊而行。那迴廊造得很爲寬闊。左灣右曲。兩旁有幾間房屋。也有開門的。也有閉著的。那閉門的屋子。沒有鑰匙。再也進不去。開門的屋子。咱們便挨身入去。察看察看情形。只可怪眼睛裏有一件最奇怪的事！這邊一間屋子啊。非常華麗壯觀。好似藏著黃金寶玉。那貼隣一間屋子啊。好似堆著死人白骨一般。萬

分幽鬱淒涼。嚙兩人又是驚駭。又是發歎。前後見過這種房屋。共有十四五間。大半是一般形狀。咱們儘向西南方長廊穿走。約摸走了有半里多路程。俺驀地扭滅了手中燈火。指著前邊。低聲喊道。那！浪子姑娘！那是什麼。其時夜色漫漫。黑暗無光。真是伸手不見五指。俺伸出的手指。浪子雖則沒有瞧見。却現出驚懼模樣。立即停了步。靠近俺的身旁。不知兩人此時又遇見什麼東西。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子夜鬪歌名姬出險

話說咱們正走在迴廊之下。俺爲什麼滅了燈火。浪子爲什麼停步不行呢。原來前面離開十多丈遠。那邊廊下一處地方。恍惚映著幽靈形像似的。只朦朧著看不清楚。仔細定睛一望。原來並不是什麼奇怪之物。却見迴廊左邊一間屋子的門開了一半。打門裏露出半青半紅微微的光來。不知什麼原因。映照在迴廊牆壁之上。恍似幽靈般形狀。俺不覺暗地好笑。說道。浪子姑娘。俗語說的疑心生暗

鬼正是這個情形。俺一時慌忙。竟當做什麼幽靈鬼怪了。浪子道。我也是這般想。俺們真是癡呆。但那門口露出來的光。和俺們先前在遠處山頂。望見幽靈城兩扇窗戶上的火光。可是一樣麼。俺答道。全然相同。必然就是這個處在。但既不是洋燈。又不是煤氣火。就是在那死人白骨裏頭取下來的燐火。燃點著。你不聞見一種異樣難聞的臭氣麼。浪子點頭道。當真是燐火臭氣。據此看來。李小姐便被囚在這屋子裏邊麼。俺點點頭道。呀。俺想李小姐被囚的高塔。正在這幽靈城西南方。若果然李小姐囚在裏邊。那門不該恁地開著。若是別的人居住。想必定是那獨眼賊。斷沒以外的人。浪子道。既如此。俺們須格外小心。不可大意。俺道。但咱們要到李小姐被囚的高塔西南方去。除了這條迴廊。也沒有別的道路。必須要經過那房屋之前。究竟能安然過去。不能過去。也還難料。橫豎咱們大著膽。上前只放輕了脚步。一些兒不露聲息。又須伏著身體。站著腳尖。躡將過去。浪子道。如此。不是和貓狗一樣的爬走麼。俺道。必須如此。咱們到了那屋子近傍。偷看內中。

模樣。如果有獨眼賊在內。他們儉然不覺外邊有人。俺就扯住姑娘的袖子爲號。姑娘便在那廊下對面角上。避過燈影。閃了過去。俺也跟著這般過去。萬一被他們瞥見。那時萬不得已。俺只索上前拚著性命。和他們戰鬪一場。生死禍福。置之度外罷了。浪子道。如此甚好。便是我。若遇見凶險。也預備和他們打仗。那是不怕的。計議已定。兩人便依此而行。伏著身體。向廊下上前爬去。將到那屋門近傍。俺先伸頭向裏邊一望。果然一羣獨眼賊聚會一處。俺數了一遍。原來共是十八個。果然不出俺所料。用個石頭器皿。燃著一堆骨殖。陰氣森森。映照四周。靠裏邊正面。有一間石牀。牀上睡著一個人。撐開兩手兩脚。和大字一般。傍邊一隻大杯子。盛著好似火酒。那人也是獨隻眼。比先前地穴裏出來的兩個。容貌又加上幾倍兇惡怕人。腰間掛著一柄黃金靶子的長劍。想必這便是賊中的魁首。幸而咱們在屋外偷看。他們並不知覺。俺想這時正好機會。趕忙將浪子衣袖一掣。浪子便把身子緊貼著廊下側面的牆壁。閃在沒有燈光的處在。挨擦過去。俺也是這樣。

照行正在爬走之時。俺掉過頭來。向屋中瞥眼一望。只見那賊頭子好似覺道有異似的。那獨隻眼裏的光亮。熠熠的儘向屋外這邊眺望。好在迴廊下面全然黑暗。一些沒有光明。他再也瞧不見咱們身體。咱們既過了這重難關。又伏著走了有二十來丈之遠。看看後邊並沒有怪賊追趕前來。這纔叫聲險咧。一同立起身來。這下去也不點探險燈。依舊摸索著。在廊下隨著灣曲。儘向西南方角而行。正走之間。忽地前面吹來一陣冷風。颼颼的打了幾個寒噤。一想不好。立即擡頭看。望見這裏乃是幽靈城一所房屋的一端。正面有個出入口。也沒有牆壁。也沒有門。打口兒裏吹出來陰慘慘的夜風。好不叫人難受。但出了這個路口。並非城外。依舊在幽靈城中。俺立在那裏四面一望。只見前面離開三四十丈遠近。矗起一座黑魘魘的高塔。那形狀和先前在遠處山上。望見有白色人類在裏邊動的塔形。一式無二。這塔裏邊。定然是李小姐被囚在內。萬無可疑了。再看打咱們立的處。在到那塔上。中間隔著一條鐵打的吊橋。懸掛空中。俺當即攜著浪子的手。

渡了過去。這吊橋的高啊！飛懸碧空。白體體薄雲。都在脚下。擡起頭來。天上的寒星。只在手邊。幾乎可以摘採。閃爍得冷颼颼的。低頭一望啊。底下是無窮山谷。不知有幾多深。單聽見泠泠流水聲音。在萬籟無聲之中。淒然幽響。倘然在吊橋上跌將下去。不知粉骨碎身到什麼樣兒了。且說咱們兩人。凝神斂氣。過那吊橋。早已將性命身軀。拋到九霄雲外。及至走盡了橋。橋堍正面。又是一重無門的路口。靜悄悄的走了進去。看是一間極大的屋子。原來就是塔中的房屋了。可怪這屋子和先前出了隧道。進入幽靈城第一間屋子相同。一扇窗戶也沒有。俺怕有什麼意外。也不點探險燈。先側著耳朵。四下裏探聽一回。只聽得不知什麼處。在淒淒切切。有婦女們低回歌唱之聲。真是抑揚宛轉。叫人感傷悲鬱。浪子連忙拽著俺的袖子說道。哦。那就是李小姐的聲氣。啊。當真是李小姐的聲氣。俺道。可是啊。想這般野蠻的幽靈城。像似這等歌唱得佳妙。除了李小姐。還有何人。當下兩人便仔細推尋。要找出那歌聲的來處。只苦聽不出來。找了好半晌。誰知先前

竟沒有留意。這大屋子有一面牆壁上。露出一個錐眼兒大小的穴孔。孔裏漏出極細一條朦朧的光明。那歌聲便從穴孔裏渡出。俺便扯住浪子。一同躡到近傍。一看。原來有一扇鐵門。鎖得非常堅固。那穴孔便是門上鎖眼裏一個小窟窿。屋子裏邊依然謳著歌聲。若斷若續。俺湊在鎖眼裏。向內張看。見裏邊燈火稀微。有一樣白色東西。在那裏動。可恨那窟窿過小。只看不見多大的地方。再復定睛仔細端詳。料想定是李小姐穿著白衣服的邊緣。當時浪子喜不自勝。附著俺的耳朵道。且喚一聲李小姐的名兒。看是怎樣。俺連忙阻止道。使不得。使不得。這屋子裏。若果是李小姐一個人。自然不妨呼喚。倘然有怪賊在內啊。豈不反鬧出大事。咱們出其不意將門開了。躡將進去。便有怪賊在著。他不及防備。匆忙中萬不能奈何李小姐。咱們毫無聲息的打倒了那厮。將李小姐救了出來。如今須先設法。開了這扇鐵門纔好。說罷。俺便將門推一推。却是動也不動。沒有鑰匙。再也不能不得開。誰知俺這一推。反把裏邊的歌聲。戛然打斷了。正在這個檔兒。咱們後邊

忽地有橐橐的聲音。逼入耳朵裏來。俺這一驚不小。急切回頭一看。一道火光。燃得通紅。不知是什麼人。蹬蹬的渡那吊橋而來。俺一把抓住浪子的手。叫道。呀。不好！你瞧一個獨眼賊來了。浪子問道。他瞧見俺們來到這裏麼。俺道。不是瞧見咱們。必是覺道這裏有什麼變端。前來巡察的。浪子道。怎樣好呢。咱們便拿出手槍。和他打麼。俺道。且慢。倘然放槍。那聲音散出去。反倒招惹他們夥伴。一起聚集上來。如今一切事都仗著俺便了。你瞧我不則一聲。將那廝一下子打死了方罷說罷。浪子便躲閃在一傍。俺也隱在路口一個灣角上。那怪賊已走到吊橋中間。左手執著火把。右手提著黃金靶兒的劍鞘。一隻深深放光的獨眼。四面八方轉看。哈哈。果然是先前看見的賊魁。俺心裏暗暗歡喜。想他既是巨魁。定然帶著這鐵門的鑰匙。好好。俺且先奪了他的鑰匙來。那賊渡盡吊橋。和魔鬼一般的臉面。正要進那路口。俺想若任他進了路口。便要看見咱們。這時候萬難放過。俺覷定他剛剛到了路口。一脚要望裏跨來之時。便如風掃落葉一般。搶上兩步。提起鐵

拳兜那賊心窩裏直衝將去。須知俺是練就的柔術祕法。指定了要害穴道。只碎的一下。陡聽得怪賊啊啞一叫。拍撻的身軀望後便倒。手裏的火把。飛得老遠的。兀自蓬蓬燃燒。浪子看見。連忙搶過去吹滅了。俺便趕先在賊腰裏摸索一回。果然找到一個鑰匙。再看那怪賊。早已口裏鮮血直流。胸部已沒了氣。俺想天幸這個鑰匙送到俺手中來。若叫俺去尋找。便到明天。也不得到手。料想這個鑰匙。定然是幽靈城房屋總門所用的了。回過身去。便伸進鐵門鎖眼裏一試。果然配合一些不差。那扇鐵門。伊呀一聲。悠悠地開了。俺和浪子。歡喜得雀躍一般。爭著望屋子裏跑將進去。嘴裏一面低聲喊道。著啊。咱們救出李小姐啊。看官。可知今番進去。如同入山得寶一般。早則十拿九穩。已是達了咱們目的。如了咱們心願。誰知世上事情。竟有出於意料之外的。可怪咧。萬萬意想不到！那屋子裏。有一面掛著一方白色帳幕。陰颯颯地倒地下垂。碧綠的燈火。照得裏邊朦朧隱約。怪賊一個也沒有。李小姐的影子也不見呀。天哪！方纔咱們恍惚親見李小姐在這

屋中唱著淒涼幽鬱的歌曲。這會兒陡然往那裏去了。難道插翅飛了不成。究竟李美宜小姐是否在高塔之中。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國民興頌俠女蜚聲

話說咱們進了塔屋。不見李小姐蹤跡。非常詫異。俺一面叫道。嘻。呀。這是怎麼著。一面在屋內四面察看。浪子也接著道。當真奇怪咧。這時浪子背貼著帳幕而立。萬分疑惑的面容。只望著俺目不轉睛。正在狐疑不決。忽地那帳幕背後陰暗之處。刷的露出一隻雪藕般潔白的手來。輕輕搭住浪子的肩膀。說也奇怪。倘然是尋常的閨閣小姐們。被李小姐這一搭。早已極聲叫喊。身體發了抖。頭魂靈出了身軀。如今浪子却一些也不驚慌。轉身過去。割的揭開帳幕。內中登時顯出一位雪白衣裳如花如玉的絕色美人來。巧盼輕聲的立著。向浪子笑。浪子這一喜非同小可。不知不覺的叫聲哦。哦。李美宜小姐！李美宜本是隱身在帳幕後身。一些沒有光亮。及至見了咱們。這纔靜悄悄慢慢移步出來。臉上現出快樂的顏色。

喜歡到難以形容。嬌聲說道：「呀，浪子小姐，你怎的能毅來到這裏。我聽見有人開門進內，只道又是獨眼賊來了，我見了他面貌，也要害怕。因此趕即躲閃在帳幕背後。我啊！成日成夜，懷想着家鄉父母，和你親愛的姐姐，惟有將淚洗面，暗地悲傷。料想今生，再也不得見面。這會兒見了你的面顏，真是和做夢一般。噫！莫是我與你夢中相會麼？」說到這裏，忽地好似擔着什麼憂愁，兀自回頭向四面張望。望了一會，又道：「但則這個所在，尋常人萬不該到。倘然小姐也被那獨眼賊捉拿住了，可要和我一樣，遇那般凶險，平白地囚禁起來，那不是糟了麼？怎地小姐竟大膽探尋到這裏來。浪子聽了，微微笑道：「俺們原是爲救你而來。如今最要緊的，先把這位先生介紹和小姐相見，說着，便道出俺的姓名，指引俺和李小姐行了一個敬禮。隨將兩人怎樣出來探險旅行，怎樣答救李美宜小姐，怎樣半途相遇的情形，略略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末了兒，又指着俺道：「如今幸來到這裏，得逢小姐，全仗着這位先生之力。李小姐聽了，說不盡感謝，嘆口氣道：「哎，喲，天哪！

我真是歡喜不盡。如今便要道謝。也說不上來。我受了先生和浪子小姐的大恩。任是今番死在這塔中。也不能忘却。說着。伸出膚如柔荑的玉手。將俺的手握住。俯伏在地。這是日本婦女通行的敬禮。不禁喜極而悲。簌簌的流下幾點苦淚。俺連忙將他扶抱起來。安慰道。姑娘毋須憂傷。尊府的故鄉。自從侯爵起。一概平安無事。只盼望姑娘早日回羅馬城。姑娘可想見令尊令堂的面麼。李小姐道。倘能重到羅馬。回得家鄉。我不知怎樣謝天謝地。俺道。既如此。姑娘放心。咱們須趕快設個妙計。脫離這個幽靈城。纔是道理。接着浪子問道。俺們既見了李小姐。自必早日脫離虎口爲是。但怎樣擺佈。纔能出險呢。俺答道。沒有別的。依舊和先前一般。打那迴廊穿將過去。再從地道底下出城。除了這條路。也沒有第二條善策了。話猶未了。忽然見塔外吊橋那邊。皇皇的現出松脂火把光明。先是三五枝。接着六七枝。十數枝。一霎時聚集了無數火光。照耀得空中八方。猶如白晝。亂動亂舞。總約摸有十六七個獨眼賊。一手握着明晃晃的朴刀。在火光裏閃爍。那叮

叮咚咚的脚步聲音。踏在鐵橋上。陰淒淒震動天地。俺禁不住叫道。呀。這回敗了。
 ！浪子擡頭一看。忙道。那廝們大夥兒。結了隊一起奔了來。定是瞧見俺們在這
 裏了。俺道。想必如此。如今萬無生路。只索聽天由命。可知這屋子裏飛也飛不到
 外邊去啊。李小姐低着頭。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嗚咽着道。天哪。怎樣好呢。難不成
 你們前來救我。平白地叫你們在這幽靈城送了性命麼。俺阻止道。呀。姑娘萬不
 可這般膽小。挫了咱們自己的威風。事到如今。俺不能不和那些惡賊拚命戰鬪。
 博個死裏求生。當下趕即取出手槍。急切中又凝神一想。俺便和這十五六個賊
 戰勝。盡行擊殺他們。這以後還有多少賊聚集前來。也難意料。俺一人如何敵得
 無數賊徒。天哪。這便無路可生。咱們只預備死在這裏罷休。正在思想。這一頃刻
 間。怪賊等已走完了鐵橋。眼光一瞥。要入屋子裏來。真是一髮千鈞之際。這時只
 見浪子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陡的如飛鳥搏擊一般。奔上幾步。將那扇門撲通一
 聲關上。回身搶了俺手中的鑰匙。咯瞪的下了鎖。却將鑰匙插在鎖眼之內。併力

抵住。防那怪賊再有一樣的鑰匙撥開了門。一閃而入。裏邊便可從容設法。這也是浪子急智過人。任是男子也萬萬不及的處在。且說浪子剛剛將鑰匙抵住。那些賊早已轟隆轟隆。一陣搗亂。闖入隔壁屋子裏。好眼見被俺打死的賊魁屍首。一派胡亂吵嚷。不知說些什麼野蠻言語。猶如惡獸咆哮一般。登時向咱們裏邊屋子門外追趕過來。掣出身上的鑰匙。要想開門。誰知再也插不進去。怪賊等憤怒如狂。提起鐵石樣拳頭。擂鼓般捶打。又夾着脚尖蹴踢聲音。這一陣紛紜擾攘之中。依舊帶着淒慘悲涼的聲調。打了半晌。那門兀自不開。隨又聽得大鐵槌敲打聲響。這回定然要打破了。正在擔憂。那門早已剗刺兩聲。碎了一塊下來。今番不好了。若要逃啊。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但再沒第二處可通急。切問俺忽地靠近一面窗戶。伸頭向下面一望。只見窗口離地面總有好幾丈高。那塔牆猶如削就一般。眼睛也發了暈眩。除了這個窗口。那裏還有別的逃生之路。俺突然記起身上帶着軟梯。但梯長只有三丈裏外。萬不能直到地面。幸虧塔腳下面有幾株

大樹。軟梯若能接着樹梢。便可從樹上攀援而下。計算已定。姑且將腰邊軟梯搯了出來。一端搭住窗沿。放將下去一看。可喜啊。可喜。那一端掛下去。竟離樹梢不遠。俺猶如得了寶貝一般。趕忙對浪子道。着啊。姑娘。快些緣着軟梯下去。俺扶着李小姐也就下來了。浪子聽了。毫無畏懼之色。也不遲疑。向下一望。問道。我先下去麼。你扶着李小姐趕得及下去麼。看官們是知道的。浪子本來嫻習武藝。如今高塔下面。雖則這般高峻。却也和好身手。男兒一般。若無其事。身上緊一緊。結束又道。着啊。既如此。我先下去。我到下面。將軟梯板住。免得搖蕩着危險。話剛說了。那嫻娜腰肢。早已縱出窗外。抓住繩梯。一咕嚕順溜而下。這裏李美宜小姐啊。已枉被囚禁了幾十天。身體疲弱不堪。嬌柔無力。俺沒奈何。只得將他抱住。緊接着慌忙踏上軟梯。但只能一隻手使勁。這件事却是十二分爲難。艱困。好不容易下到一半之處。看看將近那大樹梢頭。陡聽得上邊發出一陣猶如鴉鳥悲鳴的叫聲。俺一面望下。踴躍着。一面擡頭向上觀看。原來那些怪賊。早已打破房門。爭先亂闖。

入屋。隱約見窗口裏有好幾個黑頭攢動。也不知他們瞥見了軟梯沒有。嘴裏儘着吶喊辱罵。好像索咯索咯緣着軟梯追趕下來。俺想這時萬難疏忽。屏一口氣。廳的溜下大樹梢頭。對着浪子道。那些賊總有十來個人。沿着軟梯追下來了。咱們趕快鳧下地面纔好。幸虧這根大樹枝梢。一直接連而下。浪子聽俺一說。立即拚命溜將下去。約摸離地只有一丈來遠之時。忽地浪子不知見了什麼。擡起頭來。慌張着大叫不好了！不好了！俺忙問什麼事。浪子答有老虎在着咧。俺也幾乎驚慌無措。嘴裏說什麼老虎却低頭向下一看。果然一條大虎。想必就是先前沒進幽靈城之時。追趕咱們的那條老虎。這會兒正在樹下躺着睡覺。剛巧被浪子一喊驚醒了。張開銅鈴兩眼。向咱們熠熠的一望。登時怒氣洶洶。撐開大口。立起身來。伸出前面兩隻劍鈎般的尖爪。爬上大樹根幹。要縱跳上來的模樣。只等咱們一到地面。他就趁勢來咬。望肚子裏吞。嚙。天哪。上面十幾個怪賊。追趕下來。下面是猛虎要找人來吃。真是叫咱們進不得。退不能。又不死。又不活。這便如

何是好……急切中俺心裏一轉，便也喊道：浪子姑娘，快些將老虎打死啊！浪子嘴裏答應着，還沒說出知道了三個字，手裏早已飛也似掣出手槍，覷定老虎冒煙吐燄的大嘴口，一疊連放了三彈，俺也看不清楚，不知三粒之中，究有幾粒彈子，打老虎嘴裏，直射到腹中，只見那老虎已是受擋不住，一聲雷吼，將指爪沒命在大樹上爬搔，那大樹幾乎被他抓裂，頃刻之間，撲嗤一聲，橫倒在地，緊接着浪子飛跳了下去，拔出短劍，又連刺幾下，使他不得回生，一面喊道：如今好了，如今好了。俺這纔放下二十四個心，扶着李小姐，也從樹上正要攀溜而下，這中間忽聽得背後有大石塊般的東西，一聲震響，跌落下來，不覺又吃一大驚，轉頭一看，哈哈可笑！那些怪賊，本要從軟梯上向下追趕，不料那軟梯究是用細繩索縮結起來，怎當得他們十幾個蠻蠢之人，一齊扳踏，自然受不住那般沉重，剛剛爬到半梯之上，砰的一下，崩斷了下來，十幾個賊，併做一團，從好幾丈高處，跌落地下，接着暗鳴哼喝，數聲呼喘，已是結合着一隊夥伴，舍命歸陰，這時俺抱着李小姐。

早已安然到地。也沒心神再去顧那些死賊。隨將李小姐重復抱起。擱在肩頭。對浪子道。浪子姑娘。你拿着俺的探險燈。當先的走。早一刻好一刻。趕快離了這怕人的處在罷。當下三人也不管有路沒路。只趁著燈光。向深林密樹中穿將過去。過了懸崖絕壁。漸漸到了日間望見幽靈城的那個險山頂上。料想此時已脫虎口。俺回頭一望。果然幽靈城內兀自有無數獨眼賊在著。只見那邊亮得火光燭天。儘在高塔那廂亂舞亂幌。想必還在那裏搜尋咱們蹤跡。却並沒瞧見咱們。望這裏逃出了來。但俺那裏敢大意。依舊打緊著脚步。趕著前行。看看夜色將闌。東方侵曉。纔到了那個湖邊樹林中。拴繫兩頭駿馬之處。俺和浪子找尋一看。兩頭馬兀自平安無事。在那裏咬嚼草根。瞥見咱們到來。好似認識一般。歡喜得嘶嘶鳴了幾下。俺先解下一匹。讓浪子和李小姐騎了。還有自己一匹。俺騎著當先便走。從此盤山繞嶺。不知跨越多少山頭。又渡過好遠的平原。過了幾個土人村落。這纔出了野蠻地方的境界。有一天安然無恙。到了文明之鄉。這乃是摩洛哥。

國該管的丹齊爾港口。有很繁華熱鬧的街市。咱們三個人。見了這種氣象。恍惚死去活來。纔覺得回了人間世界模樣。恰好港內正有開往歐洲的汽船停泊著。咱們立即買票搭趁上船。上船之前。李小姐不惜銀錢。擬出一個長文電報。將俺和浪子營救他的始末情形。一概敘說出來。約摸總有好幾千字。送往電報局。打到羅馬城李美宜侯爵家中。你想這個電報。到得侯爵家裏。他們不知要驚喜到什麼田地。這且按下慢表。且說咱們上了輪船。夜間便起錨。離開丹齊爾港。經過支伯拉他海峽。向意大利國而行。像似今番航海的快樂。真是半生少有。及至到了西班牙國嘉特凱拿埠。輪船略為停泊。則見岸上無數小販。喊著『報紙報紙。』上面詳載著探檢幽靈城的奇事咧。報紙啊報紙。『漸漸闕到輪船甲板上來。俺便買幾張來觀看。呀。可怪那報館主筆先生。真是機敏靈速。早已將李小姐打回家鄉的電報文字。登載出來。單為這件事。已占了全張報紙一大半地位。俺和浪子李小姐的姓名。載得清清楚楚。一些不錯。原來這事早已闕動全歐。如潮如沸。

的評論。平白地報紙上陡添了無數材料新聞。報紙上又說羅馬京城裏許多美人紳士預備著無數歡迎的花旂花環花馬車。佈滿了各處。等候得浪子李小姐和神仙一般。還有那些貧民啊。捫著樹林般重重疊疊的大旂。一齊出來歡迎接待等許多說話。浪子見了報紙。那俏麗龐兒兩腮之上。登時現出薔薇色緋紅。說道。這個真是話有來由。我平白地受外邊許多讚賞。實是慚愧得很。但那些貧民也一齊出來歡迎。便可見他們不是忘恩負義之輩。我却歡喜的了不得。如此看來。也算不枉我一番熱心美意。我覺得任是什麼。也比不上這個開懷。這番快慰。李小姐待浪子說罷。也從旁稱揚幾句。道出許多欽敬佩服的話。又回過臉兒去。遙望著幽靈城那邊。指道。提起那些貧民啊。真是可憐。你瞧那幽靈城中什麼金剛鑽石啊。黃金啊。寶玉啊。無數取不盡的財源。都隱藏着。沒人去理睬。若將他來分給貧民。任他們去採取。不知要快樂到怎地咧。浪子撲的跳了起來。道。呀。當真咧。我倒幾乎忘了。我早曾想計過來。那幽靈城地方。簡直是沒人管轄。也沒有那

一個國家屬隸。竟是化外地方。我一朝回了羅馬城。定必再編成一夥大大的探險隊。重往那裏去走一遭。將所有留下的獨眼惡賊。盡行殺個乾淨。那地方便如洞天福地一般。好不雄奇美麗。城內外天生無窮的財寶。却採取將來。施救世界上窮苦無告之人。這豈不是俺們千載難逢的壯舉麼。說到這裏。又殷勤對着李小姐道。那時俺們再結伴同行哩。俺和李小姐滿面歡容。爭先答應。贊和李小姐說。雖則再去。但……俺搶着說有趣有趣。定然合夥兒再去。俺依舊做個先鋒。且說俺和浪子李美宜兩位小姐。正在高談暢論之時。那汽船早已航到地中海海面。只見波平如鏡。水綠於油。遠遠的望見李小姐家鄉意大利國境的山巒。聳青疊翠。風氣迎人。不提防那些水色山光。無端在浪子李美宜兩人眉嬾之間。平添上了好幾分黛色。噫。這時咱們三個人。心胸爽朗。真是快若登仙。正合着古人說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兩句古話咧。